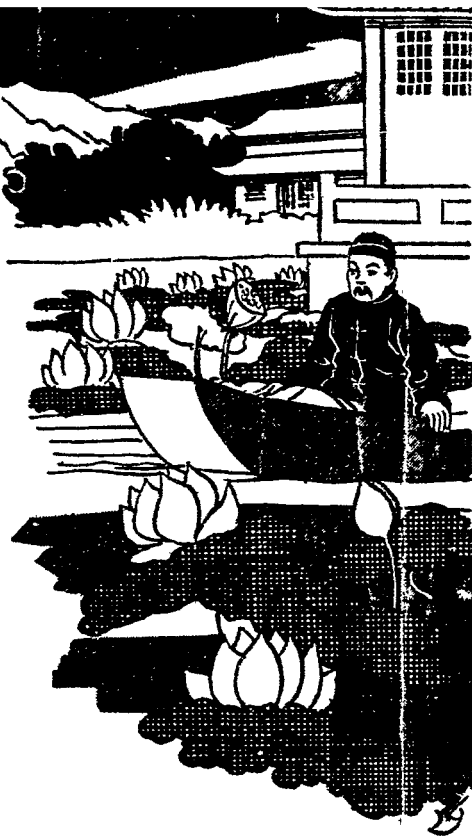


文學筆記
長篇說部

老殘遊記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標點老殘遊記序

老殘遊記一書，舊題洪都百鍊生著。予考之，實係丹徒劉鶚所撰。劉字鐵雲，江蘇人，並非南昌。少積學，虛歲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於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於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救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謗，稱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值購太倉儲粟於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是編借老殘搖串鈴醫病游行，而曆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老殘即劉氏影子，故字以鐵英。串鈴卽寓木鐺意，鈴而曰串，盼望同志相助，意謂舉世皆病，舉世皆睡，必先醒其睡，而後治其疾也。作者具濟世救民之心，於此可見。全書以抨擊官吏處爲多，自來說部專揭賊官之惡，而是編獨責備清官之誤事，比賊官爲尤可惡。玉賢本是清官，竟罵之爲下流的酷吏，如云：「不到一年，站籠站死二千多人了。」「搖串鈴無濟於世道，難道現在做官的有濟於世道嗎？」未免太激，過甚其辭，作者殆有所憾乎？抑身歷目親者，言之固應如此憤懣乎？至云：「天下的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之六七。」此則吾願聽之信之。玉賢辦盜，多半良民遭殃，而大盜漏網，自有可議。北柱樓一夕話，各人俱有不滿玉賢之名，只以路不拾遺四字美名，無人敢直發其奸，亦由省城往曹州較遠，未能得其確耗，則玉賢爲人可知。剛弼辦賈案，屈陷魏氏父女，卽以家人賄賂爲證實，拙亦甚矣。莊勤果公愷悌慈祥，齊人至今稱之，惟治河一役，糜數百萬國課，傷數十萬牛靈，此皆未免爲賈者之過，論者惜之有心爲善，便非真善。清官之過，亦坐有意好名之累，然究與酷吏有別，豈真可加以下流哉？作者描寫專制時代，種種罪狀，頗有筆力，勢利處，如云：「法號叫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上帝亦不敢違拗他。」「李張二客，本是倨傲的，今日見鐵先生，撫台如此契重，所以席間將老殘恭維得渾身麻木。」調

侃處，如云：「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翠花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做官。」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反激處，如云：「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飢，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第九章內論及諸教，頗有見地，惟第十二章所云：「沈歸愚選的古詩源，蔣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汪漁洋古詩選亦不當人意，算來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些呢。」此則強作解人，殊堪噴飯！諸家游記，類多模山範水，嘲弄風月之詞，羌無足取。必如老殘游記，庶稍有一讀之價值，書中無奇不有，不特專攻擊官吏已也。如寫換姑云：「口頰之間，時帶喜笑，眉眼之際，又振矜真，令人愛中起敬呢。」署名爲百鍊生，可見其文筆之高超，決非率爾操觚者。可此。或云：「本未完，末數回，乃其子續之。」今細按之，文辭果不類，所云冰雪返魂，亦何取義？書中所述冷處，均謂酷虐之政，令人不寒而慄之意。冰雪足以奪魄，烏能返魂？豈反言之歟？其他可論尙多，限於篇幅時間，遂不博贅。

民國二十三年季春海曲朱益敏撰序

新式標點
老殘遊記目次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一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七
第三章	金錢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一三
第四章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一九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二六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三三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糧閒訪百城書	三九
第八章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四七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五四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筌篋	六一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六八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雲辭	七五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八三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餽頭	九〇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九七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一〇三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一一一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一一八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一二五
道人冰雪返魂香	一三三

新式
標點
老殘遊記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箇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挈榼，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日出，習以爲常。這且不表。

卻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生意又嫌年紀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應用呢？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會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子，替人治病，餬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又在別處爛幾個窟窿。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個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

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且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

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喫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蹲在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

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露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

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殺雞，一面喫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大光明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

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

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詭譎。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

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綫，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舉出望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綫，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了。

慧生還擎着望遠鏡，左右窺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齊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

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杆，掛着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喫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着各項貨物。船面上

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篷窗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浪花濺着，又溼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人，彷彿水手的打扮。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

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着，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

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捱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腳直跳，罵道：「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里，豈不冤枉！」沈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

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為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們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三個

人要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爲何如？」

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的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未曾有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尚還不大很錯。這叫做「靠天喫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遮了，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駛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告知船主，他門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得極。」

說着，三人就下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空手，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一個紀限儀器，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刮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

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擎着望遠鏡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却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講。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就不想個法兒回挽回挽呢？真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提醒，我們實在感激得

「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我們捨出自己的本領，頓起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爭個萬分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手稱快。

章伯遠遠的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我們將帆落下，幾葉來必須緩追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道理，我們便可回棹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個錢用罷了。」

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了，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

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

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並。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唱了一個喏，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總有這個羅盤，請船

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羅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拏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多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

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父，說道：「你二位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沈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硬得沈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如落葉一般，將身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沈到海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回黃大戶的管事人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效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是醫生的謝儀。老殘道了謝，也就收拾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

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陸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資酒錢，胡亂喫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盪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前。上岸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亭上還懸著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亭子古」，「濟南名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署『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却沒有什麼意思。復下船向西盪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鉞。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土人尙不時來此進香。

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似的。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望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清，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分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那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叢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

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

「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九曲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月門，月門之東，有三間舊房，上有破匾，題着「古水仙祠」四個大字。祠內一副舊聯，寫的是：

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

過了水仙祠，仍舊盪船，到了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咄咄價響。那水鳥

被漿驚起，格格高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細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

老殘纔到了鵲華橋，覺得人煙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擡的籃呢小轎的。看這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纓帽子，膀子底下夾了個護書，拚命價飛奔。一面用手巾揩汗，一面低着头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那孩子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擡倒你的？誰撞倒你的？」問了兩句，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道：「這擡轎子的人。」他母親擡頭一看，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那婦人挈了孩子，嘴裏咕嚕咕嚕的罵着，就回去了。

老殘從鵲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乾燥，心知是纔貼的，只知道是什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妞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有人說道：「前次白妞說書，是你請假的，明兒說書，應該我告假了。」

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妞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門，茶房便來問道：「客人用什麼夜膳？」老殘一說過，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什麼頑意兒，何以驚動這許多人？」

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簡，名叫「梨花大鼓」。演說些前人故事。——本也沒甚希奇。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黃妞姊妹兩個，這白妞名叫王大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就到戲園裏看戲，就將什麼西皮二

賽梆子腔等調，一聽就會；什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了。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就高；他的中氣，要多長就多長。他又把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學來裝在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製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紙、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鐘點開唱，若到十鐘點去，便沒有坐位了。」

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鐘點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外，到歷山脚下，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時候。

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滿了。只有七八張桌子，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道署定的精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插足，只好袖子裏掙了二百錢，送了看坐兒的，纔弄了一條短板凳，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擺了一張半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片鐵簡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簡了。旁邊放了一個三絃子。半桌後面，列着兩把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個戲臺，空空洞洞，一無他物，看來不覺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饒餅、油條的，約有一二十個，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買了充飢的。

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車，漸漸擁擠多了，都是官員。着了便衣，帶了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坐滿了。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也搬條短凳，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笑語自噴。其餘桌子，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喳喳，在那裏閒話。因爲人太多了，說的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點半時候，那臺子簾子後，走出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滿臉疙疙瘩，彷彿像風乾、榴槤皮似的，甚爲醜陋。但那人舉止，倒還沈靜。出子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慢慢的

將那三絃子取來，隨便和了一和絃，彈了一二曲小調，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什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有幾十根絃，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絃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

停了數分鐘時，篋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袴子，都是黃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倒也十分潔淨。去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坐下。那彈絃子的，便取了絃子，錚錚鏗鏘彈起來了。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筒，夾在指縫裏，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絃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槌子，凝神聽那絃子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十餘句，或緩或急，忽低忽高，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止矣。

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其一人曰：「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兒，都是他姊姊——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知差多遠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的。他的好處，人學的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的。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誰不學他的調兒呢？就是簪子裏的姑娘們，也都學他；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是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說着的時候，黑妞已唱完了。走進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只見那臺後，又出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龐，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只覺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筒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槌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抬起頭來。

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晶球，左右一顧盼，連那坐在遠遠簾角子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肅靜得多呢。連一根鍼，掉在地下，都聽得響的。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覺得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音；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啣了人參果，無一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綫網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就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為上財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聘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二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絃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絃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停了一回，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信。空中設想，餘音怎能繞梁呢？又怎能三日不去呢？及聽王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無

論做什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澈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論得透關極了，於我心有感感焉。」

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開旁人說叫做黑驢段。聽了去，不過是一個土子，見一個美人，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詞云：「大小玉珠落珠盤」，可謂盡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聽他却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

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章 金綫東來尋黑虎 布帆去訪蒼鷹

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尚早，王小玉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闌而散。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卽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票號——是個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江南徐州家裏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向大街上買了一匹繭綉，又買了一件大呢褂面子，拿回寓去，叫個成衣匠，做了一身袍褂，因時已九月，天氣雖和暖，倘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吩咐成衣已畢。

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吃了一盤茶。這趵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在大池之中間，有四五畝地寬闊，兩頭均通溪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低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吊桶倒出更粗。池子北

面是個呂祖殿。殿前高搭涼棚，設着五六張桌子，十幾條板凳賣茶，以便遊人歇息。

老殘吃完茶，走出趵突泉後門，向東轉了幾個彎，尋着了金泉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即是陳遵留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即是一所蝴蝶廳。廳前廳後，均是湖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有幾片殘葉，尚是一碧無際。西北角裏，芭蕉叢中有個方池，大約二丈見方，就是金綫泉了。金綫泉乃四大名泉第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就是剛纔說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綫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台衙中的珍珠泉。

這金綫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紋，連鐵線紋沒有見。幸而走過一個七子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道：「金線」二字有無着落？那七子便拉了老殘的手，暫到池子西面，彎了身，側着頭，向水面上睨着，說道：「你看那水面上一條線，彷彿游絲一樣，發出似赤金的光亮，在水面飄動。看見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定睛看去，停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是甚麼緣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線來？」那七子道：「此泉見於著錄，好幾百年，難道這兩股水力，經久沒有強弱嗎？」老殘道：「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那七子倒也點頭悟意。說完，彼此拱手各散。

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着四城而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城外好大一條城河，河裏泉水澄清，看得河底遊魚、水草、荇苔，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水攻得搖搖擺擺，煞是有趣。走着走着，又見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數間草房，走到前面，知是一個茶館。老殘便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却是本地仿造的。

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窗臺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朝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

長，倒有尺五六寸寬，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力量很大，從池子這裏，直冲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漸漸西下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了南門回寓。

到了次日，覺得游興已足，就拿了串鈴，到街上去混混。覓過撫臺門口，望西一條衙衙口，有所中等房子，朝南大門，門上貼了「高公館」三字紅條。門前站了一個瘦長臉的人，穿了件紫梭熟羅棉大襖，手裏捧着白銅水烟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你會看喉嚨嗎？」老殘答道：「略懂得一二分。」那人便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大廳，鋪設也還雅緻。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物，彷彿似「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均被風吹起，筆力甚是雄健。上題着「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

坐定彼此問過姓名，原來這人是江蘇人，號紹殷，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有個小妾，害了喉蛾，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好說話。」

當時高公，即叫家人到上房照應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即是三間上房。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掀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走進房門，貼西牆靠北一張大牀，牀上掛着印花夏布帳子，牀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兩張杌凳。

高公讓老殘牀前凳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診了一隻，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是火被寒氣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便將帳子打開，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甚為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着窗子的亮光。老殘低頭看了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被醫生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祇須喫兩劑清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己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棒，

替他吹了兩口。

回到廳房，開了個藥方，叫做「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另加「鮮荷梗」做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喫幾帖呢？」老殘道：「今日喫兩帖，明日再來覆診。」高公又問：「診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診資，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的病，等我那肚子飢時，賞盤飯喫，走不動時，給幾個盤纏儘夠了。」高公道：「既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罷，請問貴寓何處，倘有變動，可以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辭出。

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五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歡喜得了不得，送了八兩銀子謝儀，又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個揄揚的意思。誰知一傳十，十傳百，官幕兩途，拿轎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接之勢。

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說道：「他的班次甚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的人道：「因為他辦強盜辦的好，不到一年，有「路不拾遺」之風，宮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曾走曹州某鄉莊過，親見一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土人，這包袱是誰的，爲何無人收拾？」土人道：「昨夜裏不知何人將包袱放在這裏。某問你爲何不拾去呢？」都笑着搖搖頭道：「拾了，俺還有一家兒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的，今日也竟做到了。」官保聽着，非常喜歡，所以打疊專摺保他的。」

左邊的人又道：「佐臣人是能幹的，可惜太殘忍些，不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的嗎？」旁邊一人道：「冤枉是一定有的，自無庸說。」右邊的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諸君記得常劉

皮做兗州府時，何嘗不是這樣，纔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

又一人道：「佐臣的酷虐，誠然是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實在可恨。那年兄弟做曹州府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養了二百名小隊，像那不捕鼠的貓兒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去看守驛馬挑担子的人，至於真強盜，一百個中也選不出一個來。現在被王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盜案竟自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得很！」左邊的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少殺人爲是。此人雖名震一時，將來的果報也不爽。」說完，大家說：「酒也夠了，賜飯罷。」飯畢各散。

過了一日，老殘無事，在寓中間坐，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歇下，進來一個人，口中喊道：「鐵先生在家麼？」老殘一看，便是高紹殷，趕忙迎出，說道：「在，在，請房裏坐。只是地方卑污，屈駕得很。」紹殷說：「說那裏話。」一同走進二門內，朝東兩間廂房，房裏靠南一張甄炕，炕上鋪着被褥。北面一張方桌，兩張椅子，西面放着兩隻小小竹箱，桌上擺列着幾本書，一方小硯，幾枝筆，又有一個印色盒子。

老殘請他上首坐了，他隨手揭過書來，細細一看，驚訝道：「這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從那裏得來？此書世上久不見了。季滄葦黃不烈諸人，俱未見過，要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又不值錢，隨便帶在行篋，解解悶兒，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掛齒！」再望下翻，是一本蘇東坡手寫的陶詩，就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紹殷再三贊歎不絕，隨便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何不在功名上講求，却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尙了罷！」老殘嘆道：「足下以「高尙」二字許我，實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過於疏放，不合時宜；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相攀高，是想跌輕些兒呢！」

紹殷道：「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宮保談起幕府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無不羅致於此了。同坐姚雲翁便道：「目下就有個人在此，宮保並未羅致。」宮保急問道：「是誰？」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品行怎樣，而又通達

人情，熟諳世務，怎樣怎樣，說得宮保抓耳撓頭，十分歡喜。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個內文案，札子送來，那是兄弟答道：「這樣恐不妥當，此人既非候補，又非投效，且還不知他有甚麼功名，札子不甚好下。」宮保說：「那麼就下個關書去請。」兄弟說：「若要請他看病，那是一請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知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聲纔好。」宮保說：「很好，你明日就去探探口氣，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爲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

老殘道：「那也沒有甚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裝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殷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們就去；到你我書房裏坐等，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說着又喊了一乘轎子，老殘穿着隨身衣服，同高紹殷進了撫署。

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方到紹殷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身體甚是魁梧，相貌却還仁厚。高紹殷看見，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張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個差官連聲喊道：「宮保請鐵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張宮保對面一站。宮保道：「久慕得很！」用手一伸，腰一阿，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輦簾打起。

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個揖。宮保讓在紅木炕上首坐下。紹殷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几凳，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都出衆的很？兄弟以不學之資，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本省更有個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弟兄沒有別的法子。」——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都想請來，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賜得多了。」

老殘道：「宮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得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買鹽之策，主張不

與河爭地的。』宮保道：『原是哪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寬多，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麼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有伏汛幾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輕，沙所以易淤。要知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辨過河工。賈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與那賈讓之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有河患。明朝潘季馴，本朝靳文襄，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宮保道：『王景是用何法子呢？』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一播一「同」兩個字上悟出來的。後漢書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兩句話。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道盡，容慢慢的做個說帖呈覽便了。』

張宮保聽了，甚爲喜歡。向紹殷道：『你叫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只便請鐵先生搬到衙門裏來住罷，以便隨時領教。』老殘道：『宮保雅愛，甚爲感激。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並且風聞玉守的政聲，也要去考察考察，究竟是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宮保的教罷。』宮保神色甚爲快。

說完，老殘即告辭，同紹殷出了衙門，各自回去。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章 官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即將轎子辭去，步行在街上游玩了一會兒，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來說聲恭喜。老殘茫然不知道是何事。掌櫃的道：『我適纔聽說，院上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說是撫臺要見你老，因此一路進衙門的，你真好造化。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都拿着京城裏的信去見撫臺，三次五次的見不着，偶然見着回把，這就要鬧脾氣罵人，動不動還要拿片子送入到縣裏。』

去辦。像你老這樣，撫臺央出文案老爺來請進去談談，這面子多麼大，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嗎？怎麼樣不給你老道喜呢？」

老殘道：「沒有的事，你聽他們胡說呢。高大老爺是我替他家醫治了病，我說撫臺衙門裏有個珍珠泉，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以昨日高大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那裏有撫臺有請我的話。」掌櫃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別騙我。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撫臺進去喫飯，走從高大老爺房門口過，還嚷說你趕緊喫過飯，就去約那個鐵公來哪，去遲，恐怕他出門，今兒就見不着了。」老殘笑道：「你別信他們胡謔，沒有的事。」掌櫃的道：「你老放心，我不問你借錢。」

只聽外邊大嚷：「掌櫃的在那兒呢？」掌櫃的慌忙跑出去，只見一個人，戴了亮藍頂子，拖着花翎，穿了一隻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青哈喇馬褂，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拿了個雙紅名帖，嘴裏喊：「掌櫃的呢？」掌櫃連說：「在這兒，在這兒，你老啥事？」那人道：「你這兒有位鐵老爺嗎？」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東廂房裏住着呢。我引你去。」

兩人走進來，掌櫃指着老殘道：「這就是鐵老爺。」那人趕了一步，進前請了一個安，舉起手中帖子，口中說道：「宮保說請鐵老爺的安，今晚因學臺請喫飯，沒有留鐵老爺在衙門裏喫飯，所以叫廚房裏趕緊辦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過來，宮保說不中吃的，請鐵老爺包涵些。」那人回頭道：「把酒席擡上來。」那後邊的兩個人，擡着一個三層的長方抬盒，揭了蓋子，頭層是碟子小盃，第二層是燕窩魚翅等類大盃，第三層是一個燒小豬，一隻鴨子，還有二碟點心。打開看過，那人就叫：「掌櫃的呢？」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站在旁邊，久已看厭了，聽得叫喚，忙應道：「啥事？」那人道：「你招呼着送到廚房裏去。」

老殘忙道：「宮保這樣費心，是不敢當的。」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喫茶，那人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纔

進房。在下首一個杌子上坐下。讓他上炕，死也不肯。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盃茶，那人忙立起身，請了個安，道謝。因說道：「聽宮保吩咐，趕緊打掃南書房院子，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將來有甚麼差遣，只管到武捕巡房呼喚一聲，就過來伺候的。」老殘道：「豈敢，豈敢。」那人便站起來，又請了個安，說：「告辭了，要回衙消局，請賞個名片。」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兩吊錢，一面寫了個領謝帖子，送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固讓，老殘仍送出大門，看那人上馬去了方回。

老殘從門口回來，掌櫃的笑迷迷的迎着說道：「你老還要騙我，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剛纔來的，我聽說是武捕巡赫大老爺，他是個參將呢！這二年裏住在俺店裏的客，撫臺也常有送酒席來的，都不過是尋常酒席，差個戈什來就是了。像這樣尊重，俺這裏是頭一回呢！」老殘道：「那也不必管他，尋常也好，異常也好，只是這桌菜怎樣銷法呢？」

掌櫃的道：「或者分送幾個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趕寫一個帖子，請幾位體面客，明兒帶到大明湖上去吃。撫臺送的，比金子買的還榮耀得多呢！」老殘笑道：「既是比金子買的還榮耀，可有人要買，我就賣他兩把金子來，抵還你的房飯錢罷。」掌櫃的道：「別忙，你老房飯錢，我很不怕，自有人來替你開發，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老殘道：「管他怎麼呢，只是今晚這桌菜，依我看，倒是轉送了你去請客罷，我很不願意喫這怪膩的東西。」

二人講了些時，仍是老殘請客，就將這本店的住客，都請到上房外間裏去。言上房住的一個姓李，一個姓張，本是極倨傲的。今日見撫臺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聯絡聯絡，以爲託情謀保舉地步，却遇老殘，借他的外間請本店的人，自然是他二人上坐，歡喜的無可如何。所以這一席間，將個老殘恭維得渾身難受，十分沒法，也只好敷衍幾句，好容易，一席酒吃完，各自散去。

那知這張李二公，又親自到廂房裏來道謝，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以捐個同知，今年隨捐一個過班，明年春間大案，又是一個過班，秋天引見，就可得濟東泰武臨道，先署後補，是意中事。」姓張的道：「李兄是天津的首富，如老兄可以照應他得兩個保舉，這捐官之費，李兄可以拿出奉借；等老兄得了優差，再還不遲。」老殘道：「承兩位過愛，兄弟總算有造化的了，只是目下尚無出山之志，將來如要出山，再來奉懇。」兩人又力勸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寢。

老殘心裏想道：「本想再爲盤桓兩天，看這光景，恐無謂的糾纏，要越逼越緊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當夜遂寫了一封書，託高紹殷代謝張宮保的厚誼。天未明，即將店帳算清楚，雇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就出城去了。出濟南府西門北行十八里，有個鎮市，名叫雒口，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凡城裏的七十二泉泉水，皆從此地入河，本是個極繁盛的所在。自從黃河併了，雖仍有貨船來往，究竟不過十分之一二，差得遠了。老殘到了雒口，雇了一隻小船，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先付了兩吊錢，船家買點柴米，却好本日是東南風，掛起帆來，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將要落山，已到了齊河縣城，拋錨住下。第二日住在平陰，第三日住在壽張。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錢，將行李搬在董家口一個店裏住下。

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條大道，故很有幾家車店。是家店就叫做董二房，老店掌櫃的姓董，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夥計，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沿路打聽那玉賢的政績，故緩緩起行，以便訪察。

這日有辰牌時候，店裏住客，連那起身極遲的，也都走了，店夥打掃房屋，掌櫃的帳已寫完，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那老董嘆口氣道：「玉大人官却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麻力，但只是手太辣些，初起還辦着幾個強盜，後來強盜摸著

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說：「這話怎麼講呢？」

老董道：「說來話長。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名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一個財主，叫于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閣。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丟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弔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拏，居然也拏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夥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子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誰知因這一拏，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拏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

「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拏着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燒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又帶着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聲。」

「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這于家屯，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心裏一想，說道：「不必往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

「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南西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約等人叫起。這時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

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于來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

「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擻擻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說道：「你好大膽，你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胆子稍爲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佃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又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強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玉大人說：「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守了，替我切實的搜！」

「這些馬兵，忙到于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倒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壞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是舊袖子的。馬兵拏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裏房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

「那玉大人見了，眉毛一縐，睛眼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于學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

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先進城去。

「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裏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喫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進了城。」

「這裏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了去，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到得城裏，也同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

「說着，吳氏就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號咷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路呢。吳氏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走一趟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

「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來。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

「不過一杯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的，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

家寬心湯裏，火裏，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

「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掣了失單，交下來說：「你門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現獲，還喊冤枉，把他上了站籠站起來！」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話說老董接續說道：「當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跟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的藥鋪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衙門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叫人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著名的能吏。吳氏將他請來，把被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央他從中設法。」

「陳仁美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圈套。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強盜把賊物送到家中屋子裏，還不知道？也算得個特等糊塗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付金鑰子，遞給陳頭，說：「無論怎樣，總要頭兒費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的。」——就是將田地房產賣盡，咱一家子討飯去，都使得。」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這早晚，他爺兒三個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

「陳頭兒回到班房，把金鑰子望堂中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冤枉的。諸

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付鏢就是誰的。」大家答道：「那有一準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說那裏話罷。」說過，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夥計們，留神方便。

「這時于家父子三個，已到堂上，玉大人叫把他們站起來，就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拽將他三人拉下堂來。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倒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衆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脚下選了三塊厚氈，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

「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饔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氣了。

「這裏三班頭子陳仁美看見，說：「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得請旌表的。我看倘若這時把于學詩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上去替他求一求罷。」衆人都說：「有理。」陳頭立刻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衆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

「玉大人笑道：「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詩，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回，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嘆口氣，就散了。

「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裏。我春間進城，還去看了看呢。」

老殘道：「于家後來怎麼來呢？就不想報仇嗎？」老董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那于朝棟的女婿，倒是一個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詩的媳婦，也到城裏去了一趟，商議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叫外人去做事不干了，先有個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個孫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撐呢。他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來撫養？反把于家香煙絕了。」

「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倘若是姑老爺去走一趟，倒沒有什麼不可。』他姑老爺說：『我去是很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裏多添個屈死鬼。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擎着人家失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過說那是強盜的移贓，他們問你瞧見強盜移的嗎？』你有什麼證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是民，他是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官事打得贏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真沒有法子只好罷了。」

「後來聽見他們說，那移贓的強盜，聽見這樣，都後悔的了不得。說：『我當初恨他報案，毀了我兩個弟兄，所以用個借刀殺人的法子，讓他家喫幾個月官事，不怕不毀他一兩千弔錢。誰知道就鬧的這們利害，連傷了他四條人命，委實我同他家也沒有這大的仇隙。』」

老董說罷，復道：「你老想想，這不是給強盜做兵器嗎？」老殘道：「這強盜所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他們撞了釘子下來，看這于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付金鐲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一案。又加着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這夥強盜做的太毒，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牽連着別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兩三個專只犯于家移贓這一案的，被玉大人都放了。」老殘說：「玉賢這個酷吏，實在令人可恨，除了這一案不算，別的案子辦得怎麼樣呢？」老董說：「多着呢。等我慢慢的說給你聽。就咱這個本莊，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過條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說給你老聽。」

老董正要往下說時，只聽他夥計王三喊道：「掌櫃的，你怎麼着了？大家等你挖麵做飯喫呢！你老的話布口袋破了口兒，說不完了。」老董聽着，就站起，走往後邊挖麵做飯，接連又來了幾輛小車，漸漸的打尖的客陸續都到店裏，老董前後招呼，不暇來說閒話。過了一刻，喫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飯錢，招呼生意，正忙得有勁。

老殘無事，便向街頭閒逛，出門望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賣油鹽雜貨。老殘進去，買了兩包蘭花潮煙，順便坐下。看櫃臺裏邊的人，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就問他：「貴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鐵，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像我們這地獄世界！」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江南何異？」那人嘆口氣道：「一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

老殘道：「你們這玉大人好嗎？」那人道：「是個清官，是個好官。——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有天把空得一個兩個的。」說話的時候，後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在山架上檢尋物件，手裏擎着一個粗盃，看櫃臺外邊有人，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

老殘道：「那有這們麼多盜呢？」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得多罷？」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殘道：「聽說他隨便見着甚麼人，只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犯到他手裏，也是一個死。有這話嗎？」那人說：「沒有沒有。」

說話的時候，只見那人一面答話，那臉就漸漸發青，眼眶子就漸漸發紅；聽到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這兩句的時候，那人眼裏已經閣了許多淚，不過未曾墜下。那找尋物件的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也不找尋物件，一手擎着盃，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往後面去。纔走到院子裏，就鴉鵲的哭起來了。老殘頗想再望下問，因那人顏色過於悽慘，知道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苦，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只好搭訕着去了。

老殘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兩頁書，想了一回事。見老董事也忙完，就緩緩的走出，找着老董閒話。便將剛纔小雜貨店裏所見光景，告訴老董，問他是甚麼緣故。

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妻兩個，三十歲上成家，他女人小他頭十歲呢。成家後，只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這家店裏的貨，粗笨的本莊，有集的時候，買進那細巧一點子的，都是他這兒子到府城裏去販

買春間他兒子在府城裏，不知怎樣，多喫了兩杯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玉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玉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就把他抓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衆，還了得嗎！」站起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你老纔見的那中年婦人，就是這王姓的妻子，他也四十歲外了，夫妻兩個只有此子，另外更無別人，你提起玉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

老殘說：「這個玉賢，真正死有餘辜的人，怎樣省城官聲，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權，此人在必殺之例。」老董說：「你老小點嗓子，你老在此地，隨便說說，還不要緊，若到城裏，可別這們說了，要送性命的呢。」老殘道：「承關照，我留心就是了。」當日喫過晚飯，安歇。

第二天，老殘辭了老董，上車動身。當晚到了馬村集，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離曹州府城只有四五十里遠近。老殘在街上看了看，只有三家車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門却是掩着。老殘推門進去，找不着人。半天，纔有一個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甚麼緣故，却也不說，欲往別家，已無隙地，不得已，同他再三商議，那人纔沒精打采的開了一間房子。嘴裏還說：「茶水飯食都沒有的，客人沒地方睡，在這裏將就點罷。我們掌櫃的進城收屍去了，店裏沒人，你老喫飯喝茶，門口南邊有個飯店帶茶館，可以去的。」老殘連聲說：「承教，承教，行路的人，怎樣將就都行得的。」那人說：「我困在大門旁邊南屋裏，你老有事，來招呼我罷。」老殘聽了「收屍」二字，心裏着實放心不下，晚間喫完了飯，回轉店裏，買了幾塊茶乾四五包長生果，又沽了兩瓶酒，連那沙瓶攜了回來，那個店夥，早已把燈掌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門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上了大門，一直進來，立着說：「你老請用罷，俺是不敢當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酒給他。他歡喜的支着牙，連道：「不敢，不敢。」其實酒杯子早已送到嘴邊去了。

初起說些閒話，幾杯之後，老殘便問：「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屍去了，這話怎講？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玉大

人手裏了嗎？」那店夥說道：「仗着此地一個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肆說兩句：俺們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撞着了，就是個死！」

「俺掌櫃的進城，爲的是他妹夫。他這妹夫，也是個極老實的人。因爲掌櫃的哥妹兩個極好，所以都住在這店裏後面。他妹夫常常在鄉下機上買幾匹布，到城裏去賣，賺幾個錢，貼補着零用。那天背着四匹白布進城，在廟門口擺在地下賣。早晨賣去兩匹，後來又賣去了五尺，末後又來一個人，撕八尺五寸布，一定要在那整匹上撕，說：「情願每尺多給兩個大錢，只是不要撕過那匹上的布。」鄉下人見多賣十幾個錢，有個不願意的嗎？自然就給他撕了。」

「誰知沒有兩頓飯工夫，玉大人騎着馬，走廟門口過，旁邊有個人上去，不知道了兩句甚麼話，只見玉大人朝他望了望，就說：「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

「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呈上去，看了一眼，就拍着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每個有多少尺寸？」他說：「一個賣過五尺，一個賣過八尺五寸。」大人說：「你既是零賣，兩個是一樣的布，爲甚麼這個上撕，那個上扯扯呢？還賸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呢？」叫差人——「替我把這布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個是二丈五尺，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

「大人聽了，當時大怒，發下一個單子來說：「你認得字嗎？」他說：「不認識。」大人說：「念給他聽！」旁邊一個書辦先生，掣過單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搶去大錢一吊四百，白布兩個：一個長兩丈五尺，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玉大人說：「布匹尺寸顏色，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狡強嗎？拉下去站起來，把布匹交還金四完案。」——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章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殘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屍去的。但是他一個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這們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

店夥道：「這事，一被拿，我們就知道了，都是爲他嘴快，惹下去的亂子。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府裏南門大街西邊小衙衙裏，有一家子，只有父女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長的有十分人材，還沒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着，碰見了府裏馬隊上什長花彪，王三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來，一頭撞見，氣了個半死，把他閨女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個月，那花彪，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個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算了王三的產業。」

「俺掌班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喫了兩杯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一面喫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沒個天理！」那張二禿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儘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關爺多少正神常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些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倘若不是因爲他昧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扯着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

「二人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倆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個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毀了，張二禿子知道勢頭不好，仗着他沒有家眷，天明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酒也完了，你老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耽着三分驚險，大意一點兒，站籠就會飛到脖兒梗上來的！」

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綫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拿油壺來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各自安歇。

次日早晨，老殘收檢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嚀：「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着答道：「多謝關照。」一面車夫將車子推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喫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着通紅的彩紬，兩旁果真有十二個站籠，却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不覺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謊話嗎……」捱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

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裏放了一肩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襖袴，也戴着大帽子，在那裏喫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城武縣民壯」字樣，心裏知道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家人喊了一聲「伺候」，那轎夫便將轎子搭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拿了紅傘，馬棚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簾子打起，出來了一個人，水晶頂，黻褂朝珠，年紀約在五十歲上下，從臺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抬起出門去了。

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道：「何以十分面善？我從未到曹屬來過，此人是在那裏見過的呢？」想了些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慘淡顏色，不覺暗暗點

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一語，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卻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進了店門，從玻璃窗裏朝外一看，與老殘正屬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臺階，遠遠看見他向家人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即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臺階上等着。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這位是鐵老爺麼？」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臺委署城武縣的，說請鐵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恍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委員申東造，雖是會過兩三次，却未曾多有接談，故記不得了。

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個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嘴裏連稱「放肆，我換衣服。」當時將官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這店裏嗎？」老殘道：「今日到的。出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再來的嗎？」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前天出省，這夫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遠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爲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個鐵君，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齷齪不堪了。』」

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深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揄揚；二則因這玉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看是個何等人物。至「高尙」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尙點也好借此藏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遯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只是目下在補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邗都甯成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闕，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

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件呢？」

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起來。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喫飯，東造留老殘同喫，老殘亦不辭讓。喫過之後，又接着說去。說道：「我只有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個站籠都空着，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却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昨日得了院上行知，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裏又特保了他個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掛着紅彩綉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即是昨日——站籠上還有幾個半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道：「早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

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的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飄飄欲仙之致。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了點心，沒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亂下，迴旋穿插，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些的，懸空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着風霍鐸鐸價響。旁邊零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却不住的亂搖。房裏便覺得陰風森森，異常慘淡。

老殘坐着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取，只是悶悶的坐着。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專詠玉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鴛鴦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

下署「江南徐州鐵英題」七個字。寫完之後，便喫午飯。

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樹上有幾

個老鴉縮着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脊底下也把頭縮着怕冷其飢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着草木上結的實，並些小蟲蟻兒充饑度命。現在冬樣蟲蟻自然都入蟄，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倘若明天晴了，雪略爲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裏，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却沒有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饑寒，撻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有這們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辦，用站籠站殺，嚇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饑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苦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餓，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王賢殺掉，方出心頭之恨。

正在胡思亂想，只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執事人等，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張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纔題筆，硯臺上的墨早已凍成堅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臺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臺上又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就攔工夫。正在兩頭忙，天色又暗起來，更看不見，因爲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喊店家拿盞燈來，喊了許久，店家方拿了一盞燈，縮手縮腳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縫裏夾了個紙煤子，吹了好幾次，纔吹着。那燈裏是新倒上的凍油堆的像大螺絲殼似的，點着了還是不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站着看那燈滅不滅。起初燈光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店家忽然抬頭看見牆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啥？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兒的！』趕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

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連累呢！」老殘笑道：「不用害怕。底下寫着我的名字呢，不干你事的。」

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趑趄趑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鐵老爺去喫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道，店裏飯不中喫，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都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過去喫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吃。我看還是請老爺過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屋裏火盆四五個大，煖和得多呢。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方便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過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恁大雪天，我們來喝兩杯酒罷。今兒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着吃，很好的，我就借花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煞是好看，燙着吃，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出有點異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山雞專好吃松花松實，所以有點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贊嘆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兩人吃過了飯，東造約到裏間房裏吃茶向火。

東造忽然看見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們的狐皮還要煖和一些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

叫家人——「你們把我那扁皮箱裏，一件一裏圓的白狐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屋子裏去。」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個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以不搖，何必矯俗到這個田地呢。承蒙不棄，拿我兄弟還當個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不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廬鳴高的人，說道大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情

却與至論有點違背。宮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却半夜裏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一鑿坏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鹵莽，有點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

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城武縣一百里萬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濟於民處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賜教一二呢？我知先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政，可有出類拔萃的事蹟呢？」東造道：「不是這們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

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這個玉太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爲過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折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幸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呢？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數呢！」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玉賢，正爲有才而於做官，所以傷害天理，至於如此。彼此嘆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爲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必有良策，願有以教我。」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弟先須請教宗旨何如？若求在上官面前討好，做得烈烈

蠹蟲，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王公辦法，所謂「逼民爲盜」也。若要顧念「父母官」三字，求「爲民除害」，亦有「化盜爲民」之法。若官階稍大，轄境稍寬，是容易辦的。若止一縣之事，缺分又清苦，就未免有些難辦了。然亦非不能也。」東造道：「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果能使地方安靜，雖無不次之遷，要亦不至於凍餒。子孫飯吃他做甚麼呢？但是缺分太清苦，前任養小隊五十名，盜案仍是疊出，加以虧空官款，因此望誤去官。弟思如賠累，而地方得安靜，尚可設法彌補。若俱不可得，算是爲何事呢？」老殘道：「五十名小隊，所費誠然太多，但以此缺論，究能籌款若干，便不致賠累呢？」東造道：「籌一千金，則尚不致賠累。」

老殘道：「如此，這事却有個辦法了。閣下一年籌一千三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我可以代畫一策，包你境內沒有一個盜案。倘有盜案，且可以包你頃刻便獲。閣下以爲何如？」東造道：「能得先生去爲我幫忙，我就百拜的感激了。」老殘道：「我無庸去，只是教閣下個至美極良的法則。」東造道：「閣下不去，這法則又有誰能行呢？」

老殘道：「正爲薦一個行此法則的人。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彼必立刻便去；去後禍必更烈。此人姓劉，號仁甫，卽是此地平陰縣人家，住在平陰縣西南桃花山裏面。」

「此人十四五歲時，在嵩山少林寺學拳棒。學了些時，覺得徒有虛名，無甚出奇制勝處。於是奔走江湖，將近十年，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見了一個和尚，武功絕倫，他就拜他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祖神拳。因請教這和尚拳法，從那裏得來的，和尚說是少林寺，他就大爲驚訝，說：「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見沒有一個出色拳法，師父從那一個學的呢？」那和尚道：「這是少林寺的拳法，却不是從少林寺學來的，現在少林寺裏的拳法，久已失傳了。你所學的太祖拳，就是達摩傳下來的。那少祖拳，就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這個拳法來的時候，專爲和和尚們練習了這拳，身體可以結壯，精神可以悠久；若當朝山訪道的時候，單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強

人和尚家又不作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生命的筋骨強壯肌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你想行腳僧在荒野野壑裏訪求高人古德於宿食二字一定難以周全的——此是太祖少祖傳下拳法來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日多學出去的人也有做強盜的也有奸淫人家婦女的屢有所聞。因此在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個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不傳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是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得到甘鳳池的位分。」

『劉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盡得其傳當時正是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盤裏出過力的。因是時兩軍湘軍必須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若別省人不過敷衍了事得個把小保舉而已大權是不會有的。劉仁甫既不是湖南人又不是安徽人因此就沒人照應他。雖然是本領高強却只保舉到個都司。後來軍事漸平他也就無心戀棧回轉家鄉種了幾畝田聊以度日閒暇無事在這齊豫兩省隨便遊行。這兩省練武功的人無不知他的名氣他却不肯傳授徒弟。若是深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來教他幾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全敵他不過都懼怕他。』

『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何應用。大約他只要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月月餉六兩其餘四十兩供應往來豪傑酒水之資也就夠了。大概這河南山東直隸三省及江蘇安徽的兩個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的強盜計分大小兩種大盜係有頭領有號令有法律的而且其中有本領的甚多小盜則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失業的頑民胡亂搶劫既無人幫助又無槍火兵器搶過之後不是酗酒便是賭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辦的人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這些小盜。若論那些大盜無論頭目人物就是他們的羽翼也不作與有一個被玉太尊捉着的呢。』

『但是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保鏢的無論十萬二十萬銀子只須一兩個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

此鉅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很夠享用的，難道這一兩個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爲大盜相傳有這個規矩，不作與害鏢局的。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出門，要叫個口號。這口號喊出，那大盜就親面撞着，彼此打個招呼，他決不動手的。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幾處窩巢，鏢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鏢局的所在，進門打個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當時必須留着喝酒吃飯，臨行還要送他三二百個錢的盤川。若是大頭目，就須儘力應酬了——這就叫做江湖上的規矩。

『我方纔說這個劉仁甫，江湖上是大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埋名隱姓，做個農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貴縣開了一個保護本縣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飯店裏坐坐，這過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隨便會幾個茶飯東道，不銷十天半月，各處大盜頭目，就全曉得了。立刻便要傳出號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攪的。每月所餘的那四十兩，就是給他做這個用處的。至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意亂做，就近處，自有人來暗中報信，失主尙未來報案，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們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去，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子，其實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已經足用了。那多餘的五六個人，爲的是本縣轎子前頭擺擺威風，或者接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

東道道：『如閣下所說，自然是極妙的法則。但是此人既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衙署裏請他，恐怕也不肯來，如之奈何？』

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自然他不肯來的。所以我須詳細寫封信去，並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打動他，自然他就肯來了。况他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肯的。因爲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將才，談兵的朋友頗多，此八當年在河南時，我們是莫逆之交，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日

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辦理的。其時講與地，講陣圖，講製造，講武功的：各樣朋友都有。此君便是講武功的巨擘。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講所學，全是無用的。因此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喫去，把這雄心忪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然當時的交情義氣，斷不會敗壞的。所以我寫封信去，一定肯來的。」

東造聽了，連連作揖道謝，說：「我自從挂牌安署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得聞這番議論，如夢初醒，如病初愈，真是萬千之幸！但是這封信，是派個何等樣人送去方妥呢？」老殘道：「必須有個親信朋友，吃這一趟辛苦纔好。若隨便叫個差人送去，便有輕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來，那就連我都要遭怪了。」東造連連說：「是的，是的。我這裏有個族弟，明天就到的，可以煩他去一趟。先生的信幾時寫呢？就費心寫起來最好。」

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函致張宮保，託姚雲翁轉呈，爲細述玉太尊政蹟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了。」東造問：「後天往那裏去？」老殘答說：「先往東昌府訪柳小惠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宋元板書，隨後即回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罷。」

說着，老殘便立起身來。東造教家人打個手照，送老殘回去。揭起門簾一看，只見天地一色，那雪早已下的混沌沌，價白，覺得照的眼睛發脹似的。那階下的雪，已有了七八寸深，走不過去了。只有這上房到大門口的一條路，常有人來往，所以不住的掃。那到廂房裏的一條路，已看不出路影，同別處一樣的高了。東造叫人趕忙鏟出一條路來，讓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送下一個燭臺，兩支紅燭，取火點起。再想寫信，那筆硯竟遠抗萬分，不遵調度，只好睡了。

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却比昨兒更甚。起來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個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

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煖氣迴和，非昨日的氣象了。遂把硯池烘化，將昨日未曾寫完的信，詳細寫完封好，又將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送到上房，交東造收了。東造一面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個馬封，送往驛站；一面將劉仁甫的一函，送入枕頭箱內。廚房已開了飯來，二人一同喫過，又復清談片時。

正說話間，只見家人來報：「二老爺同師爺們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裏，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一回，只見門外來了一個不到四十歲模樣的人，尙未留鬚，穿了件舊寧袖二藍的大毛皮袍子，元色長袖皮馬褂，蹬了一雙絨靴，已經被雪泥漫了幫子了，慌忙走進堂屋，先替乃兄作了個揖。東造就說：「這就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個揖，說：「久仰的很。」東造便問：「喫過飯了沒有？」子平說：「纔到，洗了臉就過來的，未曾吃飯。」東造說：「吩咐廚房裏做二老爺的飯。」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還是同他們老夫子一塊吃罷。」家人上來回說：「廚房裏已經吩咐，叫他們送一桌飯去，讓二老爺同師爺們吃呢。」那時又有一個家人，揭了門簾，拿了好幾個大紅全帖進來，老殘知道是師爺們來見東家的，就趁勢走了。

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又將老殘請到上房裏，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着子平詳細問了一遍，子平又問：「從那裏去最近？」老殘道：「從此地去，怎樣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是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出平陰縣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脚下，進了山，就不能坐車，最好帶個小驢子，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驢騎，稍微危險些的地方，就下來走兩步。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峪裏走進有十幾里的光景，有座關帝廟，那廟裏的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詳細了。那山裏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個，集西一個。——這是集西的一個關帝廟。」申子平問得明白，遂各自回房安歇去了。

次日早起，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驛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的那件狐裘，加

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申大老爺回店的時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舛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櫃房裏的木頭箱子，裝了進去，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逕往東昌府去了。無非是風餐露宿，兩三日工夫，已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乾淨車店住下。當晚安置停妥，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着一家小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紙張筆墨，半邊賣書。遂走到賣書這邊櫃臺外坐下，問問此地行銷的是些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的，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絃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都是向小號來販。小號店在這裏，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裏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我姓鐵，來此訪個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掌櫃的道：「有有有。你老要什麼書？我們這兒多着呢。」一面回過頭來指着書架子上白紙條兒數道：「你老瞧這裏「崇辨堂墨選」「目耕齋」初二三集，再古的還有那「八銘塾鈔」呢。——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要是講雜學的還有「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要高古點，還有「古文釋義」，還有一部寶貝書呢，叫做「性理精義」。這書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老殘笑道：「這些書我都不要。」那掌櫃的道：「還有，還有。那邊是「陽宅三要」「鬼撮腳」「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是全的。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城池裏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舖裏帶賣書，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裏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裏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到沒有見過，是部甚麼書？怎樣銷得這們多呢？」掌櫃的道：「噯！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個也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三」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千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餘「三」「百」「千」就銷的廣了。」老殘說：「難道四書五經都沒有入買嗎？」他說：「怎麼沒有人買呢？」

書」小號就有，「詩」「書」「易」「三經」也有，若是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裏拈去。你老來訪朋友，是那一家呢？」老殘道：「是個柳小惠家，當年他老太爺做過我們的漕臺，聽說他家收藏的書極多，他刻了一部書名叫『納書樓』，都是宋元板書，我想開一開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見麼？」

掌櫃的道：「柳家是俺門這兒第一個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們少爺叫柳鳳儀，是個兩榜現做戶部的主事，聽說他家書多的很，都是用大板箱裝着，只怕有好幾百箱子呢。堆在個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問他。有近房柳三爺，是個秀才，常到我們這裏來坐坐，我問過他：『你們家裏那些書是些甚麼寶貝，可叫我們聽聽罷咧。』他說：『我也沒有看見過是甚麼樣子。』我說：『難道就那們收着不怕蛀蟲嗎？』……」

掌櫃的說到此處，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拉了拉老殘說：「趕緊回去，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急等着你老說話呢，快點走罷！」老殘聽了，說道：「你告訴他等着罷，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櫃的着急的了不得，你老就早點回店罷！」老殘道：「不要緊的，你既找着了，我就沒有錯兒了，你去罷！」

店小二去後，書店掌櫃的看了看他去的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說道：「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嗎？」老殘道：「我店裏行李也不值多錢，我此地也無靠得住的朋友。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掌櫃的道：「曹州府現是個玉大人，這人很惹不起的，不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自己心裏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現在既是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誰拔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去罷，行李既不值多錢，就捨去了的好，還是性命要緊！」

老殘道：「不怕的，他能拿我當強盜嗎？這事我很放心。」說着，點點頭，出了店門。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半

邊裝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不是金二哥嗎？」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也就不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噯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樣到此地來做什麼的？」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裏去坐坐談談罷。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程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有點事情，急於回家，不能耽擱了。」老殘道：「既是這樣說，也不留你，只是請你略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給劉大哥，託你帶去罷。」說過，就向書店櫃臺對面那賣紙張筆墨的櫃臺上，買了一枝筆，幾張紙，一個信封，借了座裏的硯臺，草草的寫了一信，交給金二。大家作了個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裏朋友見着，都替我問好。」那金三接了信，便上了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殘，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告，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爲詫異：「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步回店裏，見有一個差人，趕上前來請了一個安，手中提了一個包袱，提着放在旁邊椅子上，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鐵老爺安。」

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家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爲難過，繼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鋪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並寫明：「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裏的壯班。」老殘遂明白方纔店小二漏掉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謝信，賞了來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了。

老殘又住了兩天，訪知這柳家的書，確係關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見。因

此，頗覺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滄葦邊，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鄰媛飽蠶魚！

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

却說那日，東造到府署稟辭，與王公見面，無非勉勵些治亂世用重刑的話頭，他姑且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玉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看過，心中悒悒不樂。滴申子平在旁邊問道：「大哥何事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着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道：「你看他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

子平道：「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看他不肯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值略重，未便遽受。二則他受了也實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馬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略盡情誼，宜叫人去覓一套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子，或繭綉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不知大哥以爲何如？」東造道：「很是，很是，你就叫人照樣辦去。」

子平一面辦妥，差了個人送去，一面看着乃兄動身赴任，他就向縣裏要了車，輕車簡從的向平陰進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着行李在縣裏要了一匹馬騎着，不過一早晨已經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個村莊，——只有打地鋪的小店——沒法，暫且歇下。向村戶人家雇了一條小驢，將馬也打發回去了，打過尖，吃過飯，向山裏進發。纔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都是沙，惟有中間一線河身，土人架了一個板橋，不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了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過了沙河，即是東峪。

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北來，中間龍脈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批長嶺，岡巒重沓，

到此相交；除中峯不計外，左邊一條大谿河，叫東峪，右邊一條大谿河，叫西峪，西峪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谿，左環右轉，灣了三灣，纔出谿口；出口後，就是剛纔所過的那條沙河了。

子平進了山口，抬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葉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和畫上點的苔一樣。騎着驢，玩着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正在凝神，只聽壳鐸一聲，覺得腿腔裏一顛，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條路本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尙不甚深；況且澗裏兩邊的雪，本來甚厚。只爲面上結了一層薄的，做了個雪的包皮。

子平一路滾着，那薄冰一路破着，好像從有彈簧的褥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挫傷。連忙扶着石頭，立起身來。那知把雪倒戳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裏，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並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積的雪，比旁邊稍爲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驢子走來，一步步的不甚吃力。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可知那小車輪子，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尙走得不快，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固不去，上頭的人也不來；想了大半天，只好把捆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了下去；申子平自己將繩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了上來。跟隨人替他他身上雪撲了又撲，然後把驢子牽來，重復騎上，慢慢的行。

這路雖非羊腸小道，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

沒有十里地，心裏想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五里地，然走了三點鐘頭，纔走了一半。」冬天日頭本容易落，況又是個山裏，兩邊都有嶺子遮着，愈黑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下來了。

子平勒住驢韁，同推車子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是今兒是個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雖走晚些，倒也不怕他。」子平道：「慢說強盜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很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了吃我們，就壞了。」車夫道：「這山裏虎倒不多，有仙虎管着，從不傷人，只是狼多些，聽見他來，我們都拿根棍子在手裏，也就不怕他了。」

說着，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流歸谿河的，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沖的一條山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谷，更無別處好繞。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不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走到道：「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要慌，不要慌。這條路影一順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倒是，只是不好走。你老下了驢罷。」

子平下來牽了驢，依着走到前面看時，原來轉過大石，靠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黏靠，當中還縛着幾寸寬一個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可嚇煞我了！這橋怎麼過法？一滑腳就是死，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車夫大家看了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脚下很把滑的，不怕他。」一個人道：「等我先走一趟試試。」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來說：「車子却沒法推，我們四個人抬一輛，作兩遭擡過去罷。」子平道：「車子抬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

扶過去，別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是不敢走，告訴你說罷，我兩條腿已經軟了，那裏還能走路呢。」車夫說：「那們也有辦法。你老索性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抬頭，兩個人抬腳，把你老抬過去如何？」子平說：「不妥，不妥。」又一個車夫說：「還是這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夥計一個在前頭，挽着一個繩頭，一個夥計在後頭，挽着一個繩頭，這個樣走，你老胆子一壯，腿就不軟了。」子平說：「只好如此。」於是先把手子平照樣扶掖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抬了過去。倒是一個驢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個人牽，一個人打，纔混了過去。等到忙定妥了，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的了。

大家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吃了袋烟，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嗚嗚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神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騎驢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倘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驢。車夫說：「咱們捨掉這個驢子餓他罷。」

於是把驢子韁繩拴在路旁的一個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迴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裏。車夫有緣在大石脚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個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竄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嗚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腳，眼睛映着月色，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這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漱漱地落，人面上冷氣梭梭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胆大，下來喊衆人道：「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

次第出來。方纔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潤西沿過來的時候，只是一穿，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脚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縱，已經到了這東嶺上邊。嗚的一聲，向東去了。」

申子平聽了，方纔放下心來說：「我這兩隻腳，還是稀軟稀軟，立不起來，怎樣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的嗎？」子平低頭一看，方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說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攙着，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纔活動，可以自主。嘆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裏若再遇見剛纔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裏又飢，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價走。轉過一個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聲，人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行脚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劬工夫，已到燈光之下。

原來並不是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除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當時走近一家，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一個牆門，裏面房子看來不少，大約總有十幾間的光景。於是車夫上前扣門，扣了幾下，裏面出來一個老者，鬚髮蒼然，手中持了一枝燭臺，燃了一支白蠟燭，口中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的？」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述了一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們姑娘去。」說着，門也不關，便進裏面去了。

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詫異：「難道這家人家，竟無家王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既而想

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太作王。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姪兒，姑娘着，姑母之謂也。理路甚是一定不會錯了。』

霎時，只見那老者，隨了一個中年漢子出來，手中仍拿燭臺，說：『請客人裏面坐。』原來這家進了牆門，就是一平五間房子。門在中間，門前臺階約十餘級。中年漢子，手持燭臺，照着申子平上來，子平吩咐車夫等：『在院子裏略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們。』子平上得臺階，那老者立在堂中說道：『北邊有個坦坡，叫他們把車子推了，驢子牽了，由坦坡進這房子來罷。』原來這是個朝西的大門，衆人進得房來，是三間廠屋。兩頭各有一間隔斷了的，這廠屋北頭是個炕，南頭空着，將車子同驢安置南頭，一衆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道：『請客人裏面坐。』

於是過了穿堂，就是臺階，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異常幽秀。且有一陣陣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轉俱是迴廊，用帶皮杉木做的闌柱，進得房來，上面掛了四盞紙燈，斑竹紮的，甚爲靈巧。兩間廠着一間隔斷，做個房間的樣子。桌椅几案，布置極爲妥協。房間挂了一幅褐色布門簾。老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申的客人進來了。』却看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端莊，聲靜，明媚閑雅，見客福了一福。子平慌忙長揖答禮。女子說：『請坐。』卽令老者：『趕緊的做飯，客人餓了。』老者退去。

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便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劉先生當初就住這集東邊的，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子平問：『柏樹峪在甚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邊路比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吩咐我們遲點睡，預備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簡慢了尊客，千萬不要見怪。』

子平聽了，驚訝之至，尋思道：「荒山裏面，又無衙署，有什麼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就是這樣嗎？倒要問個明白。」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這女子形蹟，且看下同分解。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况其父存何處退值。正欲詰問，只見外面簾子動處，中年漢子已端進一盤飯來。那女子道：「就擱在這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個軋砌的煖炕，靠窗設了一個長炕几，兩頭兩個短炕几，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牆上是個大圓月洞窗子，正中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案。中堂雖未隔斷，却是一個大落地罩。那漢子已將飯食，列在炕桌之上。却只是一盤饅頭，一壺酒，一罐小米稀飯，倒有四肴小菜——無非山蔬野菜之類，並無葷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停就來。」說着，便向東房裏去了。

子平本來饑寒多時，於是上炕先飲了兩杯酒，隨後吃了幾個饅頭。雖是蔬菜，却清香滿口，比葷菜更為適用。吃過饅頭，又吃了一盤稀飯。那漢子舀了一盆水來，洗過臉，立起身來，在房內徘徊徘徊，舒展肢體。忽抬頭看見北牆上掛着四幅大屏，草書寫得龍飛鳳舞，出色驚人。下面却是雙款上寫着：「西峯柱史正非。」下寫着：「黃龍子呈稿。」草字雖不能全識，也可十得八九。仔細看去，原來是六首七絕詩，非佛非仙，咀嚼起來，倒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是鉛汞虎龍，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有現成的紙筆，遂把幾首詩鈔下來，預備帶回衙門去，當新聞紙看。

你道是怎樣個詩？請看詩曰：

會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元篇。光陰往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情天慾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石破天驚一鶴飛，黑漫漫夜五更雞。自從三宿空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蟲百卉互相吹。偷來鶯韻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將詩鈔完，回頭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映着那層層疊疊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沒有一點塵囂氣象。此時覺得并無一點倦容，陡生逸想道：「如此良夜，出去上山閒步一回，豈不更妙？」纔要動脚，又想到：「這山不就是我們剛纔來的那山嗎？這月不就是剛纔踏的那月嗎？爲何來的時候便那樣的陰森慘淡，令人魂魄動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曠神怡呢……」就想到王右軍說的「情隨境遷，感慨係之」。這話真正不錯，低徊了一刻，也想做兩首詩。

正凝想間，只聽身後邊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飯用過了，罷怠得很快，慌忙轉過頭來，見那女子又換了一件淡綠印花布棉襖，青布大脚袴子，愈顯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兩頰濃厚，如帛裹朱，從白裏隱隱透出紅來。不似時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塗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頰之間，若帶喜笑，眉眼之際，又頗似振矜，真令人又愛又敬。女子說道：「何不請炕上坐，暖和些。」於是彼此坐下。那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申老爺行李放在什麼地方呢？」姑娘說：「太爺前日去時，吩咐就在這裏間太爺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隨的人都吃過飯了，嗎？你叫他們早點歇罷。鬚子饑了沒有？」蒼頭一一答應說：「都齊備妥協了。」姑娘又說：「你煮茶來罷。」蒼頭連聲應是。

子平道：「塵俗身體，斷不敢在此地下榻，來時見前面有個大炕，就同他們一道睡罷。」女子說：「無庸過謙，

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個山鄉女子，也斷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過分，感謝已極；只是還不會請教貴姓，尊大人是做何處的官？在何處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子平問道：「這屏上的詩，是何人做的？看來只怕是個仙家罷？」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來此地閒談，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個人也是個不衫不履的人，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個道士，何以詩上又像道家的話，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

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又說：「凡道總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裏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個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髮，着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又說：「所以這道面子有分別，那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便吟詠的。」

子平道：「得聞至論，佩服已極。只是既然三教道裏子都是一樣，在下愚蠢得極，倒要請教這同處在甚麼地方？異處在甚麼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甚麼地方，敢求指示。」

女子道：「其同處在誘人爲善，引人處於大公，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讚揚他們不置。——是其公處，是其大處。所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兩教，就有了偏心，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嚇人。——這還是勸人行善，不失爲公。甚則說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宮，死了必下地獄等辭。——這就是私了。至於外國一切教門，更要爲

爭教與兵接戰，殺人如麻，試問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回教說「爲教戰，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寶石一樣，」更騙人到極處了。

「只是儒教可惜失傳已久，漢儒拘守章句，反遺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個通不通文道的脚色，胡說亂道，他還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爲君；民不出粟米絲麻以奉其上，則誅。」如此說去，那桀、紂很會出令的，又很會誅民的，然則桀、紂之爲君是，而桀、紂之民全非了。豈不是是非顛倒嗎？他却又要關佛老，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關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據韓昌黎的「原道」去解孔子的「語論。」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

子平聽說，肅然起敬，道：「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異端；佛老倒不是異端？」

女子道：「皆是異端。先生知要「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的意思。若異端當邪教講，豈不兩端要當極教講？「執其兩端」便是抓住了他個極教呢。成何話說呀？聖人的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爲誘人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諱，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後來朱陸異同，遂操同室之戈，併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個字，定成鐵案。」

子平聽了，連連讚嘆，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卽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

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脣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膚，不禁神魂飄蕩。

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輓如棉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選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歎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好：『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知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轉輾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爲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話言未了，蒼頭送上茶來，是兩個舊磁茶盃，淡綠色的茶，纔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撲鼻。只見那女子接過茶來，嗽了一回口，又嗽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內去。笑道：「今日無端談到道學，先生令我腐臭之氣，盡汚牙齒，此後只許談風月了。」子平連聲諾諾，却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覺得清爽異常，嚥下喉去，覺得一直清到胃脘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價翻上來，又香又甜。連喝兩口，似乎那香氣又從口中反竄到鼻子上去，說不出來的好受。問道：「這是甚麼茶葉，爲何這們好吃？」

女子道：「茶葉也無甚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虧了這水，是汲的東山頂上的泉水，泉

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處吃的，都是外間賣的茶葉，無非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說至此，只聽窗外有人喊道：「瑛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龍叔怎麼這時候會來？」說着，只見那人已經進來，着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襖，料頭不束帶，又不着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鬚髯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亦有兩三個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道：「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黃龍子遂上炕，至炕桌裏面坐下，說：「瑛姑！你說請我吃筍的筍，在何處拿來我吃？」瑛姑道：「前些時倒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瑛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仲瑛，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困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會，可以不必早睡，明天遲遲起來最好。柏樹峪地方路極險峻，很不好走，又有這場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劉仁甫今天晚上檢點行李，大約明日午牌時候可以到集上，關帝廟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正好相遇了。」

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得遇諸仙，三生有幸，請教上仙誕降之辰，還是在唐，在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子平道：「尊作明說。」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斷不止五六百歲了。」黃龍子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鄙人之遊戲筆墨耳，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起茶杯，品那新茶。瑛姑見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持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道：「不敢。」亦舉起杯來，詳細品量。

忽聽窗外遠遠唔了一聲，那窗紙微覺颯颯價動，屋塵簸簸價落。子平想起方纔路上光景，不覺毛骨森竦，勃然色變。黃龍子道：「這是虎嘯，不要緊的。山家看着此種物事，如你們城市中人看騾馬一樣，雖知他會踢人，却

不怕他，因為相習已久，知他傷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傷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尚遠，何以窗紙竟會震動？屋塵竟會下落呢？」

黃龍子道：「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個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着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同那虎不敢去山，龍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

子平連連點頭說：「不錯，是的。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爲何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子道：「你沒有念過千字文麼？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個小空谷，空谷就是個大虛堂，你在這門外放個大爆竹，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響好幾倍，也是這個道理。」說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璵姑，我多日不聽你彈琴了，今日難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來彈一曲連我也沾光聽一回。」璵姑道：「龍叔這是何苦來！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笑話。申公在省城裏，彈好琴的多着呢，何必聽我們這個鄉裏送鼓？倒是我去取瑟來，龍叔鼓一調瑟罷，還稀罕點兒！」

黃龍子說：「也罷，也罷。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也很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裏去彈罷。好在山家女兒，比不得衙門裏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走下炕來，穿了鞋子，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去坐。璵姑引路。」璵姑果然下了炕，接燭先走。子平第二，黃龍子第三。

走過中堂，揭開了門簾，進到裏間，是上下兩個榻，上榻設了衾枕，下榻堆積着書畫。朝東一個窗戶，窗下一張方桌上，榻面前有個小門。璵姑對子平道：「這就是家父的臥室。」進了榻旁小門，彷彿迴廊似的，却有窗軒。地下駕空鋪的木板，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北窗看着離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

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進，只聽砰礮霍落幾聲，彷彿山倒下來，價響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箏篔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塌價一聲，脚下震震搖動，嚇得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黃龍子在身後說道：「不怕的。這是山上的凍雪被泉水激空了，滾下一大塊來，夾水夾雪，所以有這大的聲音。」說着，又朝向北一轉，便是一個洞門，這洞不過有兩間房大，朝外半截，窗臺上面，安着窗戶，其餘三面俱斬平雪白，頂是圓的，像城門洞的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張樹根的坐具，却是七大八小的不勻，又都是磨得精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圓，隨勢製成。東壁橫了一張枯槎，獨睡楊子，設着衾枕。楊旁放了兩個黃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內並無燈燭，北牆上嵌了兩個滴圓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發紅，不甚光亮，地下鋪着地毯甚厚，微覺有聲。楊北立了一個曲尺形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草訂，不曾切過書頭的。雙夜明珠中間，掛了幾件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還有些不認得的。

瑛姑到得洞裏，將燭臺吹息，放在窗戶臺上，方纔坐下，只聽外面唔唔價七八聲，接連又許多聲，窗紙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這們的虎？」瑛姑笑道：「鄉裏人進城，模樣不識得，被人家笑話。你城裏人下鄉，却也是這樣不識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聽外面唔唔價叫的，不是虎嗎？」瑛姑道：「這是狼嗥。虎那有這們多呢？虎叫聲音長，狼的聲音短，所以虎名爲嘯，狼名爲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瑟來。瑛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絃，同黃龍子各坐了一張凳子。絃已調好，瑛姑與黃龍子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輕挑慢剔，聲響悠柔。

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琴之綽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自爲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難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

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所以聽得入彀。因爲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顫，其餘音也就隨着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頭，既而便耳中有音，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鏗鏘數聲，琴瑟俱息，乃通見聞，人亦驚覺。欠身而起，說道：「此曲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彈過兩年，見過許多高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彈琴，有『漢宮秋』一曲，以爲絕非凡響，與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聞此曲，又高出孫君漢宮秋數倍。請教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

瑛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爲塵世所無，卽此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皆合而爲一，如彼「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爲「羽」爲「徵」。卽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爲「合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久矣。」

當時瑛姑立起身來，向西壁有個小門，開了門，對着大聲喊了幾句，不知甚話，聽不清楚。看黃龍子亦立起身，將琴瑟懸在壁上。子平於是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明珠到底甚麼樣子，以便回去誇耀於人。及走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却甚熱，有些烙手，心裏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呢……」看黃龍子琴瑟已俱挂好，卽

問道：『先生這是什麼？』黃龍子笑答道：『驪龍之珠，你不認得嗎？』子平又問：『驪珠怎樣會熱呢？』黃龍子道：『這是火龍所吐的珠，自然熱的。』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雖說是火龍，難道永遠這們熱麼？』

黃龍子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這熱的道理開給你看。』說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邊一個小銅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似的張開來了。原來是個珠殼，裏面是很深的油池，當中用棉花綫捲的個燈心，外面用千層紙做的個水筒，上面有個小煙囪，從壁子裏出去，上頭有許多的黑烟，同洋燈的道理一樣，却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烟上去，看過也就笑了。再看那珠殼，原來是用大螺蚌殼磨出來的，所以也不及洋燈光亮。

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買個洋燈，豈不省事呢？』黃龍子道：『這山那裏有洋貨鋪呢？這油就是前山出的，與你們點的洋油是一樣物件，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油色也濁，光也不足，要把他嵌在壁子裏頭點呢。』說過，便將珠殼關好，便舊是兩個夜明珠。

子平又問：『這地毯是什麼做的呢？』黃龍子道：『是蕘草和蔴做的。』子平道：『什麼叫蕘草？又是怎樣製造的？』黃龍子道：『因為這草可以做蕘衣用，所以俗名就叫做蕘草。當蕘草半枯的時候，採來晾乾，劈成細絲，和蔴糲就織成了——這就是瑛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溼，所以先用雲母鋪了，再加上這蕘草，人就不受病了。這壁上也是雲母粉和着紅色膠泥塗的，既禦潮溼，又避寒氣，却比你們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

子平又看壁上懸着一物，像似彈棉花的弓，却安了無數的絃，知道必是樂器，就問：『這個叫甚麼名字？』黃龍子道：『名叫「箜篌」。』子平用手撥撥，也不甚響，因道：『我們從小讀詩，題目裏就有「箜篌引」，却不知道是這個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何如？』黃龍子道：『單彈沒有甚麼意味，我看時候何如，再請一個客。』

來，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說：「此刻不過亥正，恐怕桑家姊妹，還沒有睡呢，去請一請看。」遂向瑛姑道：「申公要聽簪篋，不知桑家阿扈，能來不能？」瑛姑道：「蒼頭送茶來，我叫他去問聲看。」

於是又各坐下。蒼頭捧了一個小紅泥爐子外，一個水瓶子，一個小茶壺，幾個小茶杯，安置在矮脚几上。瑛姑說：「你到桑家，問扈姑勝姑睡了沒有？能來不能？」蒼頭諾聲去了。此時三人在靠窗個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臺甚近，瑛姑取茶布與二人，大家靜坐吃茶。

子平看窗臺上有幾本書，取來一看，面子上題了四個大字，曰「此中人語。」揭開來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短的句子歌謠最多，俱是手錄，字跡娟好，看了幾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張花箋，寫着四首四言詩，是個單張子，想要鈔下，便向瑛姑道：「這紙我想鈔去，可以不可以？」瑛姑拿過去看了看，說：「你喜歡，拿去就是了。」

子平接過來，再細看，上寫道：

〔銀鼠諺〕

「東山乳虎，迎當開戶；明年食糜，悲生齊魯。」〔一解〕

「殘骸狼藉，乳虎之食，飛騰上天，立豕當國。」〔二解〕

「乳虎斑斑，雄據西山；亞當孫子，橫被摧殘。」〔三解〕

「四隣震怒，天眷西顧；斃豕殪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說道：「這詩彷彿古歌謠，其中必有事蹟，請教一二。」黃龍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語」，必不能爲外人道可知矣。閣下靜候數年，便會知悉。」瑛姑道：「乳虎就是你們玉太尊，其餘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子平會意，也就不往下問了。

其時遠遠聽有笑語聲，一息工夫，只聽迴廊上格登格登，有許多脚步兒響，頃刻已經到了面前。蒼頭先進，說：「桑家姑娘來了。」黃龍子和瑛姑忙接上前去，子平亦立起身來。只見前面的一個，約有二十歲上下，着的是紫花襖子，紫地黃花，下着燕尾青的裙子，頭上倒梳雲髻，挽了個墜馬妝，後面的一個，約有十三四歲，着的是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袴子，頭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個慈菇葉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顛巍巍的。

進來，彼此讓了坐。瑛姑先介紹說：「這是城武縣申老父臺的令弟。今日趕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龍叔也來，彼此談得高興，申公要聽篋篋，所以有勞兩位芳駕，攪破清睡，罪過得很！」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黃龍子說：「也無庸過謙了。」瑛姑隨又指着年長的紫衣子對子平道：「這位是扈姑姐姐。」指着年幼着翠衣的道：「這位是勝姑妹子。都住在我們這緊鄉，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說了幾句客氣的套話，却看那扈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口輔雙渦，脣紅齒白，於艷麗之中，有股英俊之氣。那勝姑，幽姿俊俏，眉目清爽。蒼頭進前，取水瓶，將茶壺注滿，將清水注入茶瓶，即退出去。瑛姑取了兩個盞子，各敬了茶。

黃龍子道：「天已不早了，請起手罷。」瑛姑於是取了篋篋，遞給扈姑。扈姑不肯接手，說道：「我彈篋篋不及瑛妹，我却帶了一枝角來，勝妹也帶得鈴來了，不如竟是瑛妹彈篋篋，我吹角，勝妹搖鈴，豈不大妙？」黃龍子道：「甚善，甚善，就這們辦。」扈姑又道：「龍叔做什麼呢？」黃龍子道：「我管聽。」扈姑道：「不害臊！稀罕你聽龍吟虎嘯，你就吟罷。」黃龍子道：「水龍纔會吟呢，我是個田裏的龍，只會潛而不用。」瑛姑說：「有了法子了。」即將篋篋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過一架特磬來，放在黃龍子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磬，幫襯幫襯音節罷。」於是扈姑遂從襟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元玉一般。先緩緩地吹起來。原來這角上面有個吹孔，旁邊有六七個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嗚嗚價價。聽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其聲悲壯。當時瑛姑已將篋篋取在膝上，將絃調好，聽那角聲的節奏。勝姑將小鈴取出，左手擻了四個，右手

揪了三個，亦凝神看着扈姑。只見扈姑角聲一闌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鈴同時取起，商商價亂搖。鈴起之時，瑛姑已將箜篌舉起，蒼蒼涼涼，緊鉤漫摘，連批帶拂。鈴聲已止，箜篌丁東斷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個鈴便不一齊都響，亦復參差錯落，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隱几仰天，撮脣齊口，發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絃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蹙踏聲，旌旗熠燿聲，干戈擊軋聲，金鼓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子舉起磬擊子來，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擊，協律諧聲，乘虛踏隙。其時箜篌漸稀，角聲漸低，惟餘清磬，鏗鏘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衆樂皆息。

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勞諸位感戴之至。」衆人俱道：「見笑了。」子平道：「請教這曲叫什麼名兒？何以頗有殺伐之聲？」黃龍子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箜篌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

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扈姑對瑛姑道：「璠姊怎樣多日未歸？」瑛姑道：「大姊姊因外甥子不舒服，鬧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求得。」勝姑說：「小外甥子甚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瑛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亂吃，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

又說了許多家常話，扈姑、勝姑遂立起身來告辭要去。子平也立起身來，對黃龍子說：「我們也前面坐罷。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瑛姑娘也要睡了。」說着，同向前面來，仍從迴廊行走，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燦亮，下半截已經烏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瑛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送扈姊姊、勝姊妹出去。」到了堂屋，扈姑、勝姑齊說：「不用送了，我們也帶了個蒼頭來，在前面呢。」聽他們又囑囑囔囔了好久，瑛姑方回。

黃龍子說：「你也回罷，我還坐一刻呢。」瑛姑也就告辭回洞，說：「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罷，失陪了。」說着，自去了。

瑛姑去後，黃龍子道：「劉仁甫却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真，處山林無餘，處城市恐不能久，大約一年的緣分，你們是有的。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變動了。」子平問：「一年之後，是甚麼光景？」黃龍子道：「小有變動，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問：「是好是壞呢？」黃龍子道：「自然是壞。然壞即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

子平道：「這話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像先生這種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務請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甚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理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以爲如撥雲霧見了青天，不想又說出這套懵懂話來，豈不令人悶煞？」

黃龍子道：「我且問你，比如這個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裏的月亮，只有一牙，請問他怎麼會慢慢地長滿了？呢？十五以後，怎麼慢慢地又會爛掉了呢？」

子平道：「這個理容易明白。因爲月球本來無光，受太陽的光，所以朝太陽的半個是明的，背太陽的半個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對太陽，所以人眼看見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實月球並無分別，只是半個明，半個暗，盈虧圓缺，都是人眼睛現出來的景相，與月亮毫不相干。」

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應須明白『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個道理。」

子平道：「這個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雖無圓缺，實有明暗，因永遠是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所以明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圓了。暗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黑了。初八二十三，人正對他側面，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個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月，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能飛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明的終久是明，半個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總不能通。」正說得高興，只聽背後有人道：「申

先生，你錯了！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癩犬流災化毒龍

却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辨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看時，却原來正是瑛姑，業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小襯，小腳膀子，露出着六寸金蓮，穿一雙靈芝頭拔鞋，愈顯得聰明俊俏，那一雙眼珠兒，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申子平連忙立起，說：「瑛姑還沒有睡嗎？」瑛姑道：「本待要睡，聽你們二位談得高興，故再來聽二位辨論，好長點學問。」子平道：「不才那敢辨論，只是性質愚魯，一時不能澈悟，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方纔姑娘說我錯了，請指教一二。」

瑛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多想，大凡人都是聽人家怎樣說，便怎樣信，不能遂出自己的聰明。你方纔說月球半個明的，終久是明的，試思月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人都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對着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輕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爲明爲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爲奇的事。不生不死，不生即生，即死即生，那裏會錯過一絲毫呢？」

申子平道：「方纔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到漿糊缸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就大不同」的情形，開示一二。」

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說，閣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閣下想必也是曉得的。」子平答應一聲道：「是。」

黃龍子又道：「如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此名爲「轉關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生的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倒是親身閱歷，倒也是個極有意義的事。」

子平道：「前三甲的變動，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爲之一變；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後，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爲日本侵我東三省，俄德出爲調停，借收漁翁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知道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

黃龍子道：「這就是北拳南革了。北拳之亂，起於戊子，成我甲子。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發，其興也勃然，其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宮闈，下至將相而止，主義爲壓漢驅洋。南革之亂，起於戊戌，成於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發，然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漸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主義爲逐滿興漢。——此二亂黨，皆所以釀劫運，亦皆所以開文明也。」

「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疑，滿漢之嫌疑，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筍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籜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爲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尚不足與他國齊趨並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變變進於大同之

世矣。然此事尙遠，非三、五十年事也。」

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又問道：「像這北拳南革，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天爲何要生這些人？先生是明道之人，正好請教。我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爲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俗語說，豈不是瞎搗亂嗎？」

黃龍子點頭長嘆，默無一言，稍停，問子平道：「你莫非以爲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了。」黃龍子搖頭道：「還有一位尊者，比上帝還要了得呢！」

子平大驚，說道：「這就奇了！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卽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麼？」子平道：「那却曉得，然我確不信。」

黃龍子道：「這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說，那是絲毫不錯的。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甚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若干年，又來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之不同，而彼一國既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勝，而兩國仍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爲平等之國了。而上帝與阿修羅，又皆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

子平聽了，更加驚異，忙又問道：「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

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雖上帝亦不能遠拗他。我說個比方給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

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裏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拚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是勢力尊者的作用。此尙是粗淺的比方，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

瑛姑聽道：「龍叔今朝何以發出這等奇關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連我也未曾聽說過，究竟還是真有個勢力尊者呢？還是龍叔的寓言？」

黃龍子道：「你且說是有一個上帝沒有？如有一個上帝，則一定有一個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羅，都是勢力尊者的化身。」

瑛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個「無極」。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就是個「太極」。對不對呢？」黃龍子道：「是的，不錯。」申子平亦歡喜起立道：「被瑛姑這一講，連我也明白了。」

黃龍子道：「且慢。是却是了，然而被你們這一講，豈不上帝同阿修羅，教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無極」，「太極」的妥當。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乃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且等我慢慢講與你聽。不懂這個道理，萬不能明白那北拳南草的根原。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攬到這兩重惡障裏去，就是瑛姑道根尙淺，也該留心點爲是。」

「我先講這個勢力尊者：即主持太陽宮者是也。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憑這個太陽爲主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個太陽部下的勢力，總是一樣，無有分別。又因這感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感動力相交，生出種種變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一書，專講「爻象」。何以謂之「爻象」？

「你且看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畫道：「一撇一捺，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交了。初交爲正，再交爲變，一正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極了。這個道理甚精微，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爲正，異名相乘爲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矣。」只有個「再」，沒有個「三」。」

「話休絮聒，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演說一番。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過去，也就沒事。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那「革」呢，革是個皮，即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着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致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應卦象，不可小覷了他，二位切記。若攬入他的黨裏去，將來也是跟着潰爛，送了性命的。」

「小子且把「澤火革」卦演說一番。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澤就是谿河，谿河裏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明明是個好字眼嗎？爲甚麼澤火革，便是個凶卦呢？偏又有個「水火既濟」的個吉卦，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這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個「水火既濟」，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成了個「澤火革」，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個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妒上起的，所以成了個革象。你看彖辭上說道：「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妒，這個人家會與旺嗎？初起總想獨據一個丈夫，及至不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雖損傷丈夫，也不顧了再爭，則破丈夫之家，也不顧了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這叫做妒婦之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南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像，照的還要清爽。」

「那些南革的首領，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聰明出衆的人才；因爲所乘的是婦女陰水嫉妒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由憤懣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於是同類相呼，水流湮，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鉤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一發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不成無着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喫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與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上帝失權，阿修羅當道。」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那是自然。聖賢仙佛，誰肯做這些事呢？」

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失權？」黃龍子道：「名爲「失權」，其實只是「讓權。」并「讓權」二字，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總只有兩派：一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

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久已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實言，他說那烏雞國王，現坐着的是個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個假王，所以要借着南

革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真王請出來，等到真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

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着呢，「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其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還有一個祕訣，我儘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煽動破敗子弟的興頭。但他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以聘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南革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亂黨，其在上海、日本的，容易辨別，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牢記住：事事託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闢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

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再要問時，聽窗外晨雞，已經喔喔的啼了。瑛姑道：「天自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欹，已經鼾聲雷起。申子平把將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臥，暫且無話。

申子平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忙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盞幾盞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

說着，瑛姑已走進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劉仁甫午牌時候，方能到關帝廟呢。你早去是沒用的，還是用過飯去不遲。」

子平依話，用了飯，又坐了片刻，便辭了瑛姑，逕奔山集上去。欲知子平此去，請得動劉仁甫與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雲辭

話說子平來到集上，只見那集上人烟稠密，店面雖不多，兩邊擺地攤售賣農家器具，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問了鄉人，纔尋着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到，相見敘過寒溫，便將老殘書信取出，遞與仁甫。

仁甫接了，說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門裏規矩，才具又短，恐怕有累令兄知人之明，總是不去的爲是。因爲接着金二哥帶來鐵哥的信，說一定叫去，又恐住的地方柏樹峪難走，覓不着，所以迎候在此面辭。一切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不是躲懶，也不是拏喬，實在恐不勝任，有誤尊事務求原諒！」

子平說：「不必過謙，家兄恐別人請不動先生，所以叫小弟專誠敦請的。」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已私事，同子平回到城武。申東造果然待之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咐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這且不表。

却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外，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們熱鬧，這是甚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說：「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間罷，不管好歹。」店家道：「

此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呢。」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居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拏了一枝燃着了的綫香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烟。」老殘便問：「這兒爲甚麼這們熱鬧，各家客店都住滿了？」

店小二道：「刮了幾天的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淌凌凌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撞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都凍的死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臺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急的甚麼似的，住在縣衙門裏，派了河夫地保打凍，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過了，只是夜裏不要歇手，歇了手，還是凍上。你老看，客店裏都滿着，全是不去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晨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凍是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雒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裏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直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就去了。

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隄上看。只見那黃河從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慢慢價來，到此地被前頭的攔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嗤嗤價響。後冰被這流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莫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冰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看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

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

老殘復行往下游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是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望前打些時，又望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們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隄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吃過晚飯，又到隄上閒步。

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早已換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當此苦寒，還支撐得住。只見那打冰船還在那裏打，每個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擡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還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

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子，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抬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

是恐怕耽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走回店去。

老殘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着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懂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再到隄上看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隄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了。閒着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鋪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見了也不甚詫異。回到房中，打開書篋，隨手取本書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詩選」，記得是在省城裏，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當謝儀的，省城裏忙，未得細看，隨手就收在書箱子裏了，趁今天無事，何妨仔細看他一遍。

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章，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難著。再把那細目翻來看看，見新體裏選了謝朓二十八首，沈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朓五十四首，沈約三十七首。心裏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那十二卷同取出來對着看看，實看不出新體古體的分別處來，心裏又想：「這詩是汪紉秋闈運選的，這人負一時盛名，而「湘軍志」一書，做的委實是好，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選的未愜人意呢……」既而又想：「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莫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閒愁罷了。」

於是便把那詩一首一首的看下去。看了半日，復到店門口開立；立了一會，方要回去，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家人走近前面，打了一個千兒，說：『鐵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嘴裏說着，心裏只想起這是誰的家人。那家人見老殘楞着，知道是認不得了，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做上是黃應圖黃老爺。』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常到你們公館裏去，怎麼就不認得你了呢？』黃升道：『你老貴人多忘事罷咧。』老殘笑道：『人雖不貴，忘事倒實在多的。你們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甚麼地方呢？我也正悶的慌，找他談天去。』

黃升道：『做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買齊全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銜差，剛剛這河又插上了，還等得兩天纔能走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屋裏？』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這西屋裏。』黃升道：『做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裏，前兒晚上纔到，前些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住到這兒的。此刻是在縣裏吃午飯，吃過了，李大人請着說閒話，晚飯還不定回來吃不吃呢。』老殘點點頭，黃升也就去了。

原來此人名黃應圖，號人瑞，三十多歲年紀，係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來山東，河工投效，有軍機的八行，撫臺是格外照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出奏，就是個知府大人了。人倒也不甚俗，在省城時，與老殘亦頗來往過數次，故此認得。

老殘又在店門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就差不多黃昏的時候。到房裏又看了半本詩，看不見了，點上蠟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嘴裏喊道：『補翁！補翁！久違的很了！』老殘慌忙立起來看，正是黃人瑞，彼此作過了揖，坐下，各自談了些別後的事情。

黃人瑞道：『補翁還沒有用過夜飯罷？我那裏雖然有人送了個一品鍋，幾個碟子，恐怕不中吃，倒是早起我

叫廚子用口蘑燉了一隻肥雞，大約還可以下飯，請你到我屋子裏去吃飯罷。古人云：「最難風雨故人來。」這凍河的無聊，比風雨更難受，好友相逢，這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請我，也是要來吃的。」人瑞看桌上放的書，順手揭起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還算選得好的。」也隨便看了幾首，丟下來說道：「我們那屋裏坐罷。」

於是兩個人出來，老殘把書理了一理，拿把鎖把房門鎖上，就隨着人瑞到上房裏來。看是三間屋子，一個裏間，兩個明間，堂屋門上掛了一個大呢夾板門簾，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鋪了一張漆布。人瑞問：「飯得了沒有？」家人說：「還須略等一刻，雞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拿碟子來吃酒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架開，擺了四雙筷子，四隻酒杯。老殘問：「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了。」杯碟安置停妥，只有兩張椅子，又出去尋椅子去。人瑞道：「我們炕上坐坐罷。」

明間西首，本有一個土炕，炕上鋪滿了蘆蓆，炕的中間，人瑞鋪了一張大老虎絨毯，毯子上放了一個煙盤子，煙盤兩旁，兩條大狼皮褥子，當中點着明晃晃的個太谷燈。怎樣叫做太谷燈呢？因為山西人財主最多，却又人人吸烟，所以那裏煙具比別省都精緻。太谷是個縣名，這縣裏出的燈，樣式又好，火力又足，光頭又大，五大洲數他第一呢。可惜出在中國，若是出在歐美各國，這第一個造燈的人，各報上定要替他揚名，國家就要給他專利的憑據了。無奈中國無此條例，所以叫這太谷第一個造燈的人，同那壽州第一個造斗的人，雖能使器物利用，名滿天下，而自己的聲名理沒，雖說擇術不正，可知時會使然。閒話少說，那煙盤裏擺了幾個景泰藍的盒子，兩枝廣竹煙槍，兩邊兩個枕頭，人瑞讓老殘上首坐了，他就隨手躺下，拿了一枝煙籤子，挑煙來燒，說：「補翁，你還是不吸嗎？其實這樣東西，倘若吸得廢時失業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癮，隨便消遣消遣，倒也是個妙品，你何必拒絕的這們利害呢？」老殘道：「我吸煙的朋友很多，為求他上癮吸的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

進去了；及至上癮以後，不但不足以消遣，反成了個無窮之累。我看你老哥也還是不消遣的爲是。」人瑞道：「我自有分寸，斷不上這個當的。」

說着，只見門簾一響，進來了兩個妓女，前頭一個有十七八歲，鴨蛋臉兒；後頭一個有十五六歲，瓜子臉兒。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個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裏指道：「這位鐵老爺是我省裏的朋友。翠環你就伺候鐵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那個十七八歲的，就挨着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那十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殘就脫了鞋子，挪到炕裏邊去，盤膝坐了，讓他好坐，他就側着身，趑趄着坐下了。

老殘對人瑞道：「我聽說此地沒有這個的，現在怎樣也有了？」人瑞道：「不錯，此地還是沒有的。他們姐兒兩個，本來是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爸媽就是這城裏的人，他媽同着他姐兒倆在二十里鋪住。前月他爸死了，他媽回來，因恐怕他跑了，所以帶回來的。在此地原不上店，這是我悶極無聊，叫他們找了來的。這個叫翠花，你那個叫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殘笑道：「不用瞧，你說的還會錯嗎？」

翠花倚住人瑞，對翠環道：「你燒口煙給鐵老爺吸。」人瑞道：「鐵爺不吸煙，你叫他燒給我吸罷。」就把煙籤子遞給翠環。翠環鞠拱着腰，燒了一口，上在斗上，遞過去。人瑞呼呼價吸完。翠環再燒時，那家人把碟子一品，鍋均已擺好，說：「請老爺們用酒罷。」人瑞立起身來說：「喝一杯罷。今天天氣很冷，遂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命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下橫頭。翠花拿着酒壺，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壺，舉箸來先布老殘的菜。老殘道：「請歇手罷，不用布了，我們不是新娘子，自己會吃的。」隨又布了黃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環布了一箸。子菜翠環慌忙立起身來說：「你那歇手，這實在不敢當的。」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翠花說：「我自己來吃罷。」就用勺子接了過來，遞到嘴裏，吃了一點，就放下來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菜，翠環只是答應，總不動手。

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拍，說：『是了，是了。』遂直着嗓子喊了一聲『來啊！』只見門簾外走進一個家人來，離席六七尺遠立住脚，人瑞點點頭，叫他走進一步，遂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連聲應道：『喳！』回過頭就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個着藍布棉襖的漢子，手裏拿了兩個三弦子，一個遞給翠環，一個遞給翠環，嘴裏向翠環說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爺們。』翠環彷彿沒聽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那漢子道：『叫你吃菜，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點頭道：『知道了。』當時就拿起筷子來，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夾了一塊布給老殘，老殘說：『不用布最好。』人瑞舉杯道：『我們乾一杯罷。』讓他們姐兒兩個唱兩曲，我們下酒。』說着，他們的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

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鍋裏撈了半天，看沒有一樣好吃的，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件，都有徽號，你知道不知道？』老殘說：『不知道。』他便用筷子指着說道：『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這叫百折不回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這叫臣心如水的湯。』說着，彼此大笑了一回。他們姐兒兩個，又唱了兩三個曲子。家人捧上自己燉的雞來，老殘道：『酒很夠了，就趁熱盛飯來吃罷。』家人當即端進四個飯來，翠環立起，接過飯盤，送到各人面前，泡了雞湯，各自飽餐。

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去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歇在上首，人瑞歇在下首，翠環倒在人瑞懷裏，替他燒煙，翠環坐在炕沿上，無事做，拿着弦子，崩兒崩兒價撥弄着頑。

人瑞道：『補兄，我多時不見你的詩了，今日總算他鄉遇故知，你也該做首詩，我們拜讀拜讀。』老殘說：『這兩天我看見凍河，很想做詩，正在那裏打主意，被你一陣胡攪，把我的詩也攪到那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快別恃強拒捕，我可就要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呵呵大笑。

老殘道：『有有有，明天寫給你看看。』人瑞道：『那不行，你瞧這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是爲你題詩預備。』

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題罷。」人瑞把煙槍望盤子裏一放，說：「稍緩即逝，能由得你嗎？」就立起身來，跑到房裏，拿了一枝筆，一塊硯臺，一錠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當真倒了點冷茶，磨起墨來。霎時間，翠環道：「墨得了，你寫罷。」人瑞取了個布揮子，說道：「翠花掌燈，翠環捧硯，我來揮灰。」把枝筆遞到老殘手裏。翠花舉着蠟燭臺，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塊底下，把灰揮了。翠花翠環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招手道：「來來來。」老殘笑說道：「你真會亂。」也就站上炕去，將筆在硯臺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牆上七歪八扭的寫起來的。翠環恐怕硯上墨凍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裹了細冰，筆頭越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河曲易爲塞，嗟峨銀橋架。歸人長咨嗟，旅客空嘆咤。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淒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個「江右黃人瑞」罷。」人瑞道：「那可要不得，冒了個會做詩的名，擔了個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補殘」二字，跳下炕來。翠環姐妹放下硯臺燭臺，都到火盆邊上去烘手，看炭已將盡，就取了些生炭添上。

老殘立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手道：「多擾，多擾。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兒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離奇的情節，正要與你商議，明天一煞早就復命的。你等我吸兩口煙，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段怎樣的案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章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說話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吸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

也相熟了些，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你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聽。他便疑神想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與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與說這些話，更說甚麼話呢？」

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兩個意思：體面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那老爺們的才氣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大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着不着呢？我說一句優話，既是沒有才的這們少，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倒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他。」

「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無非都是我們眼前的幾個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嬌，不是說他「沈魚落雁」，就是說你「閉月羞花」。王嬌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沒樣子的嗎？一定靠不住了。」

「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優性了，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個兩把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子梗亂嚷，說我正帳昨晚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就再三央告着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贖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拿去，一個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胭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撇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蛋。」你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了。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

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各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黃人瑞剛纔把一筒煙吸完，放下烟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着呢。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笑話。」

翠環道：「誰敢笑話你老呢？俺們是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你老爺可別怪着我，給你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着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復命的，怎麼還這們慢慢斯禮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明天能開不能開？」老殘道：「不能開。」黃人瑞道：「冰不能開，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老殘道：「不能動身。」黃人瑞道：「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老殘道：「沒有。」

黃人瑞道：「却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沈悶寂寥的時候，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葉花嗎？剪燭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裏你忙我也忙，總想暢談，總沒有個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的話，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省城裏那們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強的他瞧不起我，所以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然差不多，心地却就大不同了。他自以為比我強，就瞧不起我，自以為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難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

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偏急着要走。怎麼教人不難受呢？」

老殘道：「好好，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着，何必矯強呢。因為你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個皮科兒，嘻嘻笑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吃冷豬肉的，人作甚麼偽呢？」

人瑞道：「我也正為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慘不可慘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看。」

翠環這時，兩眼已擱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們一拉，却滴滴的連滴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臊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傻不傻？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眶子裏也擱着淚，說道：「你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

老殘此刻，歇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搗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麼似的，那種痛愛憐惜，自不待言。誰知撫養成，或因年成饑饉，或因其父吸鴉片烟，或好賭錢，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搗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鴉兒的刻毒，真如一個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睛角裏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

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邊有人，搵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着，送到裏間房裏去了。那家

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鐵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翠環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也搵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吃冷豬肉了，把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幹這個的。』人瑞道：『我早分付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這是何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得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鴿子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甚麼呢？翠花道：『你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子，今兒送他回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這也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爺叫的人，干我甚麼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

黃人瑞道：『我原是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也不一定定要你如此如此。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到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借此解個悶，也讓他少挨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爲他們的規矩，不留下是不准動筷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到半夜裏餓着肚子，撞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爲老鴿子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爲甚麼還叫你回來，一定是應酬不好，撞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纔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他那夥計叫翠環吃菜麼，那就是個暗號。』說到此處，翠花向翠環道：『你自己央告央告鐵爺，可憐可憐你能。』老殘道：『我也不爲別的，錢是照數給他回去，他也安靜，我也安靜些。』翠花鼻子裏哼了一聲，說：『你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的。』翠環歪過身子，把臉兒向着老殘道：『鐵爺，我看你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你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你老鋪蓋不過占三尺寬，還多着九尺地呢，就捨不得賞給我們孩子避一宿難嗎？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烟倒茶也還會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你老包涵些，賞個炕疍角混一夜，這就恩典得大了。』

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攬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

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你駕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你把門就鎖上。」勞駕勞駕。」那家人接着鑰匙去了。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搗鬼姓甚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這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內取出一塊手巾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子家裏事，也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

翠花道：「你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呢。去年纔賣到俺媽這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個折騰，所以就種種的不討好，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你瞧老爺們叫你來爲開心的，你可哭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

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斃了一肚子的悶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就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

黃人瑞在旁大聲嚷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勞你駕把你黃老爺肚裏的斃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着臉也撲嗤的笑了一聲。

原來翠環本來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要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可見世界上男子，並不是個個人乃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只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想遇見幾個，想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顧這們盤算，倒把剛纔的傷心，盤算的忘記了。反側着

耳朵聽他們再說什麼，忽然被黃人瑞喊着，要託他替哭，怎樣不好笑呢？所以含着兩包眼淚，撲嗤的笑了一聲，並抬起頭來看了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個形景，越發笑個不止。

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優笑，只好糊裏糊塗，陪着他們嘻嘻的優了一回。」

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他還是個大財主，翠花你說給我聽聽。」

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家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鋪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他個小兄弟，今年纔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們這大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地總要值一百多串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串錢嗎？連上鋪子，就穀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財，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個大財主嗎？」

老殘道：「如此說來，他家有萬貫家財，是很好過日子的一家人家了。但是怎麼就會窮呢？一窮就窮到這個地步呢？」

翠花道：「那纔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台爲這個事焦的什麼似的。聽說有個什麼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甚麼書給撫台看，說：「這個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隄。」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個個說好。撫台就說：「這些隄裏百姓怎樣好？須得給錢叫他們搬開纔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蛋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隄中間五六里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這還廢的掉嗎？」莊撫台沒法，點點頭，嘆了一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隄，在濟陽縣南岸，又打了一道隔隄。誰知這兩樣東西，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俺們這小百姓，那裏知道呢。」

「看看到了六月初幾裏，只聽人說：『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坵上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坵頂低不很遠了，比着那坵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裏，只見那坵上的報馬，一會一匹，一會一匹，不住的來來往往。到了第三天晌午時候，各營盤裏，號齊了，把隊伍都開到大隄上去。那時就有急伶人道：『不好說，恐怕要出亂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搬家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過來，連忙就跑，水已經過了屋檐，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你老想這時候有甚麼法子呢？』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湛明湛明的。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的了，只有靠民坵近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或桌椅板凳的，飄到民坵跟前，都就上了民坵。還有那民坵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趕着撈人，也撈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想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剩了自己，沒有一個不是號咷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疼兒子的，一片哭聲，五百多里路長，你老看慘不慘呢？』

翠環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袴，在院子裏睡的時候，纔進屋子去，剛睡了一朦朧，就聽外邊嚷起來了，連忙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個小坵，——每年倒口子用的坵——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坵。那時，雨纔住，天還陰，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拚命價望城裏跑，又

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爬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堵上了。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

「過了些時，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就問道：「今年怎麼這們厲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捨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担心得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

「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捨漫咧！小捨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鋪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哨街上估衣鋪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嚷道：『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盡。

「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經過了屋檐，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們大的水。』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

囤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担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們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

「一直鬧到太陽大歪西，夥計們纔把俺媽媽灌醒了，大家吃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孔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個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忽然嘆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着嘴對嘴的接氣，又喊快拿盞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又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緊的。」

老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拿的是甚麼書，你老哥知道麼？」

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創的議，拿的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地，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那天河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隄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捨相距，不過三四里，即兩大隄相距，尚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捨，河患斷無已時。」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隄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他又指治河策給宮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此敗壞城廓，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關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尚且爲之，况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宮保以爲夾隄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

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嗎？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尚不當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

「又指諸同人批評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宮保縋着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籌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宮保駁：『只有這個辦法，尚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却不知道了。」

人瑞對着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去，水來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埝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埝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城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桌椅板凳，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

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都被官裏拿了，差送饅頭去了。』老殘道：『送饅頭給誰吃？要這些船幹啥？』

翠花道：『饅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沖的有一大半，還有一小半呢，都是急伶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摸吃的去呢？有餓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台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送饅頭。——大人三個小孩兩個。——第二天又有委

員駕着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啥？他說在河裏有撫台給他送饅頭，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其實撫台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

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唐是史觀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爹找着了沒有？還是就被水沖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跟水去了嗎？要是活着，能回家來嗎？」大家嘆息了一回。

老殘又問翠環道：「你纔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個甚麼緣故？」翠環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裏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的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二禿子家。這二禿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沒有客，就要拿火筷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妥。你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穀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却只揩淚。

黃人瑞道：「殘哥！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眼看着一個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我願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個名我却不能担，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

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家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

翠環聽到這裏，慌忙跳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個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出火坑，不管做甚麼丫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所以我常挨打，也不怪俺這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為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給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謝犒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着俺個小兄弟討飯吃，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剩了俺一個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個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吃。」

「只是那李五爺他自願還不足的人，那裏還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選着好客給個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個月攢個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兩位老爺總想法，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庵裏廟裏，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的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咷痛哭起來。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

老殘道：「這也沒有甚麼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兒兩個，一輩也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琴骨琴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撞了一個大包，包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下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

於是老殘這就來向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擇配爲

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兩吊七百文，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何如，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的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

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這個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你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頗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還你。」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沒飯吃，你放心罷。」人瑞道：「就是這們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

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姐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倘若被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烟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妹是超陞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坑裏過活兩年呢。」

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倘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着，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

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是真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

話說老殘與黃人瑞，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商議停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適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人命，又有天矯離奇的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實在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這一個毛丫頭的事，商議了半天，正經事情，我的烟還沒有吸好，讓我吸兩口煙，提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蜜蜜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要吸煙，趕緊拿過籤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吸着。

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個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這莊上有三、四千人，有條大街，有十幾條小街，路南第三條小街，有個賈老翁，這老翁年紀不過五十來歲，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賈這兩家都是靠莊田吃飯，每人家有四五十頃田地。」

「魏家沒有兒子，只有這個女兒，却承繼了一個過房姪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個承繼兒子，不甚學好，所以魏老兒很不喜歡他，却喜歡這個女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個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接回家來，來過個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悶。」

「這賈家呢，第二個兒子，今年廿四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賈老兒既把個大兒子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個寶貝，恐怕他勞神，書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長的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幹，家裏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起他個渾名叫二獸子。」

「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爲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爲他才貌雙全，鄉莊戶下，那有那們俊俏男子來配他。」

呢？只有鄉村一個吳二浪子，人却生得個儻不羣，像貌也俊，言談也巧，家道也豐富，好騎馬射箭，同這賈家本是個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女眷，都是不迴避的。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賈老兒掂量，這個親事，倒還做得，只是聽得人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上了好幾個女人，又好賭，又時常好跑到省城裏去頑耍，動不動一兩個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家人家，雖算鄉下的首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沒有應許。以後却是再要找個人才家道相平的，總找不着，所以把這親事就此擱下了。

「今年八月十三，是賈老大的週年，家裏請和尙拜了三天懺，——是十二三十四三天。經懺拜完，魏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誰想當天下午，陡聽人說：「賈老兒家全家喪命。」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連忙跑來看時，却好鄉約里正，俱已到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媽來了，都哭的淚人似的。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聽見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咷大哭。」

「當時里正前後看過：計門房死了看門的一名，長工二名，廳房堂屋倒在地下死了書童一名，廳房裏面賈老兒死在炕上，二進上房死了賈老二夫妻兩名，旁邊老媽子一名，炕上三歲小孩子一名，廚房裏老媽子一名，丫頭一名，廂房裏老媽子一名，前廳廂房裏管賬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當時具稟連夜報上縣來，縣裏次日一清早，便同伴作下鄉，一一相驗，沒有一個受傷的人，骨節不硬，皮膚不發青紫，既非殺傷，又非服毒，這沒頭案子，就有些難辦。一面賈家辦理棺殮，一面縣裏具稟申報撫臺。縣裏正在序稿，突然賈家遣個抱告，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蹟。」

方說到這裏，翠環抬起頭來，喊道：「你瞧！窗戶怎樣這們紅呀！」一言未了，只聽得必剝剝的聲音，外邊人聲嘈雜，大聲喊叫：「起火！起火！」幾個連忙跑上房門來，纔把簾子一掀，只見那火，正是老殘住的廂房後身，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丟開樓門上的鎖，黃人瑞大聲喊道：「多來兩個人，幫鐵老爺搬東西！」老殘剛把

鐵鎖開了，將門一推，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烟，望外一撲，那火舌已自由窗戶裏冒出來了。老殘被那黑烟沖來，趕忙望後一退，却被一塊靛頭絆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來搬東西的人，正自趕到，就勢把老殘扶起，攙過東邊去了。

當下看那火勢，怕要連着上房，黃人瑞的家人，就帶着衆人，進上房去搶搬東西。黃人瑞站在院心裏，大叫道：「趕先把那帳箱搬出，別的却還在後。」說時，黃升已將帳箱搬出，那些人多手雜的，已將黃人瑞箱籠行李都搬出來，放在東牆腳下，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凳來，請他們坐。人瑞檢點物件，一樣不少，却還多了一件，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來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道縣官必來看火，倘若見了，有點難堪，所以叫人搬去，並對二翠道：「你們也往櫃房裏避一避去，立刻縣官就要來的。」二翠聽說，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

且說火起之時，四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覓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黃河兩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處，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個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有何用呢？這些人急智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這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裏投，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這邊來。

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撓鉤長桿等件，前來救火。進得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鉤撓將屋扯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走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臺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不是怎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鐵，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那個

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噯呀呀！鐵補殘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殘兄！請這邊來！」

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因見縣官來，蹣過人叢裏，借看火爲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個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話頭。縣官有馬札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凳子上。

原來這齊河縣姓王，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對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倔強。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意以爲如何？」子謹聽了，歡喜非常，說：「賈魏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沒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諾。

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到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攪黃兄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殷勤問道：「補翁燒了些甚麼東西，未免太破財了。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自當稍盡絲薄。」老殘笑道：「被衾一方，竹筩一隻，布衫袴兩件，破書幾本，鐵串鈴一枚，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着。

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同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啄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稟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

縣官便問道：「你姓什麼？叫甚麼？那裏人？怎麼樣起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爲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二更多天，纔稍爲空閒一點，回到

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袴汗溼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常，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些粟楷，就抽了幾根，燒着烘一烘，又想起窗戶臺上有上房客人吃贖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煨熟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點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着一雲兒的工夫，就覺得鼻子裏烟槍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楷打的壁子，已通着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潑，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所招是實，求大老爺天恩。」

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二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

那時火已熄盡，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衆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烟火氣太重，燒盒萬壽香來薰薰。」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去不回呢？」老殘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留壞了，倘若我在屋裏，不至於被他燒得這們乾淨。」人瑞道：「咳！不害臊！要是讓你回去，只怕連你還燒死在裏頭呢！你不好好的謝我，反來埋怨我，真是不識好歹。」老殘道：「難道我是死人嗎？你不賠我，看我同你干休嗎？」

說着，只見門簾揭起，黃升領了一個戴大帽子的進來，對着老殘打了一個千兒，說：「敝上說給鐵大老爺請安。送了一付鋪蓋來，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臢點，請大老爺不要嫌棄，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過來，今夜先將就點兒罷。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請大老爺隨便用罷。」

老殘立起來道：「累你們貴上費心，行李暫且留在這裏，借用一兩天，等我自已買了，就繳還；衣裳我已經都穿在身上，並沒有燒掉，不勞貴上費心了，回去多多道謝。」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黃人瑞便說：「衣服鐵老爺決不肯收的，你就說我說的，你帶回去罷。」家人又打了個千兒去了。

老殘道：「我的燒去也還罷了，總是你瞎搗亂平白的把翠環的一捲行李也燒在裏頭，你說冤不冤呢？」黃人瑞道：「那纔更不要緊呢。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他媽要喜歡的受不得呢。」翠環道：「可不是呢。大約就是我這個倒運的人，一捲鋪蓋，害了鐵爺許多好東西都毀掉了。」

老殘道：「物件倒沒有值錢的，只可惜我兩部宋板書，是有錢沒處買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數，只索聽他罷了。」人瑞道：「我看宋板書，倒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搖的串鈴子也毀掉，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飯盆了嗎？」老殘道：「可不是呢。這可應該你賠了罷。還有甚麼說的。」

人瑞立起身來笑說道：「罷罷罷，燒了他的鋪蓋，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大利，恭喜恭喜！」對着翠環作了個揖，又對老殘作了個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說嘴的郎中了。」老殘大叫道：「好好，罵的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擰他的嘴！」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慈悲。」翠花點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由此做官，這把火倒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良，我却從賤了。」

黃人瑞道：「閒話少講。我且問你是說話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說話，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訴你。」隨即大叫了一聲：「來啊！」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纔說到買家遣了報告，說查出被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買老兒桌上有吃殘了的半個月餅，一大半人房裏，都有吃月餅的痕蹟，這月餅却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所以買家新承繼來他嫂子買名，叫買幹的，同了買探春告說：「是的個兒子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

「齊河縣王子謹，就把這買幹傳來，問他姦夫是誰，却又指不出來，食殘的月餅，只有半個，已經碾碎了，餡子裏却是有點砒霜。王子謹把這買魏氏傳來問這情形，買魏氏供：「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我還在買家，況當時

即有人吃過，并未曾死。」又把那魏老兒傳來，魏老兒供稱：「月餅是大街上四美齋做的，有毒無毒，可以質證的。」及至把四美齋傳來，又供月餅雖是他家做的，而餡子却是魏家送得來的。就是這一節，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暫且收管，雖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過監裏的一間空屋，聽他自己去佈置罷了。

「子謹心裏覺得作相驗，實非中毒，自己又親身細驗，實無中毒情形，即使月餅中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時吃的，也沒有個毒輕毒重的分別嗎？因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就詳了撫臺，請派員會審。前數日，齊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姓剛名弼，是呂諫堂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拶子，兩個人都暈絕過去，却無口供。」

「那知冤家路兒窄，魏老兒家裏的管事却是愚忠老實人，看見主人翁喫這冤枉官司，遂替他籌了些款，到城裏來打點，一投投到一個鄉紳胡舉人家。」

說到此處，只見黃升揭開籬子走進來，說：「老爺叫呀。」人瑞道：「收拾鋪蓋。」黃升道：「鋪蓋怎樣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說外間冷，都睡到裏邊去罷。」就對老殘道：「裏間坑很大，我同你一邊睡一個，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這胡舉人家怎麼樣呢？」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樣了。人瑞道：「你越急着我越不着急，我還要抽兩口烟呢。」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筒，讓他吸了好說。」翠環拿着籤子便燒。

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那個夥計

跟着黃升進去了。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着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

却說夥計放完鋪蓋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要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賠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爲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夜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你還不明白嗎？」翠花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罷！」那夥計纔低着頭出去。

人瑞對黃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點炭，坐一壺開水在旁邊，把我墨盒子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子白八行書，同信封子出來，取兩枝洋蠟，都放在桌上，你就去睡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裏人瑞煙也吸完，老殘問道：「投到胡舉人家怎樣呢？」

人瑞道：「這個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爬下地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胡舉人道：「封侯不濟事，要有錢纔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裏也與他同過席，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便從懷裏摸出個皮靴兒來，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辦。」胡舉人點點頭，喫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着坑沿道：「不好了！」

人瑞道：「這渾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見，見了略說了幾句套話，胡舉人就這一千銀票子，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還好，却是沒有翻。」老殘道：「怎麼樣呢？」

人瑞道：「老剛却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眼，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同裕的票子，是敝縣第一個大錢莊，萬靠得住。」老剛道：「這們大個案情，一千銀子那能行呢！」胡舉人道：「魏

家人說：「只要早了結沒事，就再花多些，他也願意。」老剛道：「十三條人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兄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老剛又道：「老兄不過是個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問他一問，也不必開票子來，只須老兄寫明云：減半六五之數，前途願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歡喜的了不得，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擅專一回，諒多年資東，不致遭怪，況且不要現銀子，就高高興興的，寫了個五千五百兩的憑據，交與胡舉人，又寫了個五百兩的憑據，爲胡舉人的謝儀。這渾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兩憑據，一并送到縣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給個收條。

「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王子謹會審的，這些情節，子謹却一絲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老剛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子，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老剛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賈魏氏供：「從小上過幾年學，認字不多。」老剛便將這銀票筆據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老剛道：「別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這個憑據是誰的筆蹟，下面註着名號，你也不認得嗎？」——叫差人——「你再給那個老頭兒看。」魏老兒看過，供道：「這憑據是小的家裏管事的寫的，但不知他爲甚麼事寫的。」

「老剛哈哈大笑說：「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他們這一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們兩個窮凶極惡的人，前日頗能熬刑，不如趁勢討他個口氣罷。我就對胡舉人說：你告訴他管事的去，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就是一千兩銀子

一條，也該一萬三千兩。胡舉人說：恐怕一時拿不出許多。我說：只要他心裏明白，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如果一千銀子一條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也該六千五百兩，不能再少。胡舉人連連答應。我這怕胡舉人孟浪，再三叮囑他，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訴你們管事的，如果心服情願，叫他寫個憑據來，銀子早遲些不要緊的。第二天果然寫了這個憑據來。我告訴你：我與你無冤無仇，我爲甚麼要陷你們呢？你要摸心思想，我是個朝廷家的官，又是撫臺特委我來幫着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我若得了你們的銀子，開脫了你們，不但辜負撫臺的委任，那十三條冤魂，肯依我嗎？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爲甚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

「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噢！』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擡，驚魂動魄價響。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講。』幾個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條腿，喊道：『請大老爺示！』副弼道：『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些，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力一緊，把那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

「可憐一個賈魏氏，不到兩天，就真熬不過了，哭得一絲半氣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

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親委實不知情。」剛弼道：「你爲甚麼害他全家？」賈魏氏道：「我爲妯娌不和，有心謀害。」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很穀了，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賈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爲他最好吃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剛弼問：「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賈魏氏供：「是砒霜。」剛弼問：「那裏來的砒霜呢？」賈魏氏供：「叫人藥店裏買的。」剛弼又問：「那家藥店裏買的呢？」賈魏氏供：「自己不會上街，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剛弼又問：「叫誰買的呢？」賈魏氏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長工。」剛弼又問：「既是王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吃這月餅受毒死了呢？」賈魏氏供：「我叫他買砒霜的時候，只說爲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剛弼又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賈魏氏供：「這砒霜是在婆家買的，買得好多天了，正想趁個機會放在小嬸吃食盤裏，直幾日都無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送我家節禮，趁無人的時候，就把砒霜攪在餡子裏了。」

「剛弼點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爲刻薄，是有的罷？」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身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剛弼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迴護呢？」魏氏聽了，抬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個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弼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

黃人瑞將案情說明了，因向老殘道：「這是前兩天的事。現在他還要算計那個老頭子呢！昨日我在縣衙門裏吃飯，王子謹氣得要死，逼得不敢開口，一開口，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

不妥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壽弄來纔好。這癩剛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白子壽的人品學問，爲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人。只是一兩天內，就要上詳，宮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通到宮保面前去，凡我們同寅都要避點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眼裏歡喜出來，請你想個甚麼法子。」

老殘道：「我也沒有長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詳細寫封信裏宮保，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審。至於這一破響不響，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撞在我輩眼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能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張都預備好了，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

老殘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裏坐下，翠環把洋燭也點着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舖好了紙，拈筆便寫。那知墨盒子已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個棗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拿在手裏，向着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雲功夫，墨盒裏冒白氣，下半邊已烊了。老殘蘸墨就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個多時辰，信已寫好，加了個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去。對翠環道：「你請黃老爺進來！」翠環把房門簾一揭，格格的笑個不止。低低喊道：「鐵老，你來瞧！」老殘望外一看，原來黃人瑞在南首雙手抱着煙槍，頭歪在枕頭上，口裏拖三四寸長一條口涎，腿上却蓋了一條狼皮褥子。再看那邊，翠花睡在虎皮毯上，兩隻脚都縮在衣服裏頭，兩隻手縮在袖子裏頭，却不在枕頭上，半個臉縮在衣服大襟裏，半個臉靠着袖子。兩個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睡不得，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就去拍人瑞說：「醒醒罷！這樣要受病了。」人瑞驚覺，情裏情懂的，睜開眼說道：「呵，呵，信寫好了嗎？」老殘道：「寫好了。」人瑞掙扎着坐起，只見口邊那條涎水，由袖子上滾到烟盤裏，跌成幾段，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瑞的時候，翠環却

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服摸着兩隻腳，用力往外一扯，翠花驚醒，連喊「誰——誰——誰！」連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起來，都奔向火盆就煖，那知火盆無人添炭，只剩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却還有熱氣。翠環道：「屋裏火盆旺着呢！快向屋裏烘去罷！」四人遂同到裏邊屋來。

翠花看鋪蓋三分，俱已攤得齊楚，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却是一牀藍湖縐被，一牀紅湖縐被，兩條大呢褥子，一個枕頭，指給老殘道：「你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寫完了，請你看。」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過信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實的。我想總該靈罷！」老殘道：「怎樣送去呢？」人瑞腰裏摸出錶來看，說：「四下鐘了，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縣裏差個人去。」老殘道：「縣裏人都起身得遲，不如天明後，同店家商議，雇個人去更妥。只是這河難得過去。」人瑞道：「河裏昨晚就有人跑凌，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

大家烘着火，隨便閒話，兩三點鐘工夫，極容易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黃升，叫他向店家商議，雇個人到省城送信，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停了一刻，只見店夥同了一個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去。他透過幾回信，頗在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瑞就把上撫台的稟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

這裏人瑞道：「我們這時該睡了。」於是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齣齣睡着。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兩個回去，將鋪蓋捲了一并攜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們姐兒倆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夥計答應着，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你別忘了啊……」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畢，已兩下多鐘，人瑞自進縣署去了。說：「倘有回信，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

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懷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回信兩封：一封是張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署安泰，即派人去代理，大約六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喊黃二爺來。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

老殘想：「這信交誰送去呢？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就告店家鎖了門，竟自投縣衙門來。進了大門，見出進進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大堂上陰氣森森，許多差役兩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却看不見。只聽堂上嚷道：「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無可挽回。你却竭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你的。但是你招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樣苦法，他倒躲在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盃，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尚且顧不得他，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了！」又聽底下一絲半氣的說了幾句，聽不出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嚷道：「他說甚麼？」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爺怎樣吩咐，他怎樣招，若叫他捏造一個姦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是淫婦，真正刁狡，撈起來！」堂下無限的人大叫了一聲「嘎」，只德跑上幾個人去，把撈子往地下一擡，霍綽的一聲，驚心動魄。老殘聽到這裏，怒氣上沖，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讓我過去！」差人一閃，老殘走到中間，只見一個差人一手提着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個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撈子。老殘走上，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見公案上坐着兩人，下首是王子謹，上首心知就是這剛死了。

先向剛弼打了一躬，子謹是見老殘，慌忙立起，剛弼却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攪亂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索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話說老殘看魏賈氏正要上刑，急忙搶上堂去，喊了住手，剛弼却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知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答應了一聲「嘎」，却沒一個人敢走上來。老殘看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吆喝，却有意囑着他頑，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且讓我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我且問你一個垂死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這手銬腳鐐，是甚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有何存良心安在？」

王子謹想不到撫台回信已來，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更下不去，連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廳房裏來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剛弼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稱他補翁，恐怕有點來歷，也不敢過於搶白。老殘知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來，對着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廳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却從袖裏取出張宮保的那個覆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紫花大印，不覺喜逐顏開，雙手接過，拆開一看，便高聲讀道：「示悉。白首耆扎到便來，請即傳諭王剛二令，不得濫刑。魏謙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訊。弟耀頓首。」一面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台傳諭，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嘎」，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却早七手八腳把他父女手銬腳鐐頂上，辦鐵鍊子一鬆一個乾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喊道：「謝撫台大人恩典，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

恩典！

那剛弼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到謝剛大老爺王老爺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後堂去了。子謹仍向老殘拱手道：「請廳房裏去坐，兄弟略為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搖大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王子謹吩咐了書吏，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今晚便要叫他們出去纔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

却說老殘回來，一路走着，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聞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自見了一個酷吏，却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埡隄走。上得隄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來往行走。心裏想道：「行李已被燒去，便無累綴，明日便可單身回省，好去置辦行李。」轉又念道：「袁希明來信，叫我等白公來，以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遊刃有餘，然倘有未能周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着，已到店門，順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在那裏刨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綉碎布，也就不去看他。

老殘回到上房，獨自坐定，過了兩個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又說：「那癩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子謹知道宮保耳輓，恐怕他回省，又出岔子，故極力留他。說：『宮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這樣去銷差，豈不是同宮保嘔氣嗎？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我說：『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菜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吃白食，我擔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辭掉，看你吃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事辭，只管辭，我就陪你挨餓。」

說着，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拿了一個全帖，後面跟着一個挑食盒的進來，直走到上房，揭起暖簾進來，對着人瑞望老殘說：「這位就是鐵老爺罷？」人瑞說：「不錯。」那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個安，說：「敝上小縣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涵點。」老殘道：「這店裏飯很便當，不消費上費心，請挑回去，另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人萬不敢挑回去要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張箋紙，拔開筆帽，對着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灶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極豐盛的魚翅席。老殘道：「便飯就當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回信，你回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吊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個千兒，道了謝便去了。

這裏黃升掌上燈來，不消半個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擺了兩個小行李捲兒進來，送到房裏去。人瑞道：「你們鋪蓋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是鋪蓋，對付着就殼用了。」黃升進來，問：「開飯不開飯？」人瑞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先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喝兩杯。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拿起絃子來，唱兩個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們也喝兩杯酒罷。」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你們這樣高興，想必撫台那裏送信的人回來了嗎？」人瑞道：「豈但回信來了，魏家爺兒倆，這會恐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將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二翠。他姊兒兩個，也自歡喜的不得了，自不消說。

却說翠環聽了這話，不住的迷迷價笑，忽然後將柳眉雙鎖，默默無言。你道什麼緣故？他因聽見老殘一封書去，撫台便這樣的信從，若替他辦那事，自不費吹灰之力，一定妥當的，所以就迷迷價笑。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殼用，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隨便說說就罷了的呢，這個機會錯過，便終身無出頭之望，所

以雙眉又鎖起來了。又想到他媽今年年底，一定要轉賣他，那副二禿子兇惡異常，早遲是個死，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個良家女子，怎樣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倒不如死了的乾淨，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毅的氣色來。又想到自己死了，原無不可，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兄弟，有誰撫養，豈不也是餓死嗎？他若餓死，不但父母無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煙，從此便絕；這們想法，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來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滾將下來，趕緊用手絹子去擦。

翠花看見道：「你這妮子，老爺們今天高興，你又發甚麼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殘對他點了點頭，說：「你不用胡思亂想，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鐵老爺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說的話，可是不算數的了。」翠環聽了大驚，愈覺得他自己慮的是不錯，正要向人瑞請問，只見黃升同了一個人進來，朝人瑞打了一千兒，遞過一個紅紙封套去。人瑞接過來，撐開封套口，朝裏一窺，便揣到懷裏去，說道：「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笑笑。只見黃升說：「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人瑞便走出去，約有半個時辰，纔慢慢地踱了進來，看着三個人，俱默默相對，一言不發。人瑞愈觀高興，又是那縣裏的家人進來，向老殘打了一個千兒說：「敝上說，叫把昨兒個的一捲舊鋪蓋取回去。」老殘一楞，心裏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甚麼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便強留。」便說：「你取了去罷。」心裏却是納悶。看着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連碟子都撤下去罷。」又是黃升來，當真把些碟子都撤了下去。此時不但二翠摸不着頭腦，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着翠環家夥計，把翠環的鋪蓋捲也搬走了。

翠環忙問：「啥事？啥事？怎麼不教我在這裏嗎？」夥計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去。」翠環此時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不覺含淚跪到人瑞面前說：「我不好，你是老爺們呢，難道不能包涵點嗎？你

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歡的很呢！我爲啥不喜歡？這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慢慢的求鐵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是你老救我。」老殘道：「甚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取回鋪蓋，一定是昨兒話走了風聲，俺媽知道，今兒不讓我在這兒，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同官門嗎？就只有走是個好法子。」老殘道：「這話也說的是。人瑞哥！你得想個法子，挽留住他纔好。一被他媽接回去，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他，誰能挽留他呢？」

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不懂？難道昨夜說的話，當真不算數了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過，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個姐兒從良，總也得有個辭頭，你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這話怎樣說呢？把他弄出來，又望那裏安置呢？若是在店裏，我們兩個人，都不承認，外人一定說是我弄出，斷無疑義，我剛纔得了個好點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訴宮保嗎？以後我就不用在山東混了，還想甚麼保舉呢？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老殘一想，話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見死不救，於心實也難忍，加着翠環不住的啼哭，實在爲難，便向人瑞道：「話雖如此，也得想個萬全的法子纔好。」人瑞道：「我請你想，如想得出，我一定助力。」老殘想了想，實無法子，便道：「雖無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說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認了要他，纔好措辭。」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要緊。」人瑞道：「空口說白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訴人說，你要，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封信給我，那我就有辦法了。」老殘道：「信是不好寫的。」人瑞道：「我說你做不到，是不是呢？」

老殘正在躊躇，却被二翠一齊上來，告說：「這也不要緊的事，你老就担承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怎樣寫，給誰呢？」人瑞道：「自然寫給王子謹。你就說：『是一妓女某人，本係良家，甚爲可憫，弟擬拔出風塵，納爲篷室，請允鼎力維持，身價若干，如數照繳……』我拿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任憑你送人也罷，擇配也罷，你就

有了王權，我也不遭聲氣；不然，那有辦法？」

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呢！」翠環一聽，魂飛天外，一面說，就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翠花就到房裏取出紙筆墨硯來，將筆蘸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不冤，爲你的事，要我親筆畫供呢？」翠環道：「我替你老磕一千個頭，你老就爲一回，虧勝造七級浮圖。」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

當老殘寫信的時刻，黃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說話呢！快去罷！」翠環仍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呢！」翠花立起來，拉了翠環的手說：「環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罷！你大大的放心罷！」翠環無法，只得說聲告假，走出去了。

這裏人瑞却騎到烟炕上去燒烟，嘴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烟也吸足了，只見黃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去。」人瑞說：「啊！便站起來，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個那邊出來？』人瑞說：『這個那邊，是今天變出來的。』原來這店裏的上房一排，本是兩個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個三間，原有別人住着，今早動身過河去了，所以空下來。」

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上房前，上了台階，早有人打起暖簾，只見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燈，地下鋪了一條紅氈，走進堂門，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繫着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張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擺了滿滿一桌的果碟，比方纔吃的還要好看些。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挂了一條紅大呢的門簾。

老殘詫異道：「這是甚麼原故？」

「只聽人瑞高聲嚷道：『你們攙新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爺。』只見

門簾揭處，一個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攙着一個美人出來，滿頭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紅青外褂，葵綠襖子，繫一條粉紅裙子，却低着頭，走到紅氍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是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親筆字據都寫了，還狡獪甚麼！」不由分說，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却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一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

翠花隨即出去，磕頭道喜。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原來房內新鋪蓋已陳設停妥，是紅綠湖縐被各一牀，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個，炕前挂了一個紅紫魯山綉的幔子，桌上鋪了紅桌氈，也是一對紅蠟燭，端上却挂了一副大紅對聯，上寫着：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老殘却認得是黃人瑞的筆蹟，黑痕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題便是好文章，你敢說不切當嗎？」人瑞却從懷中把剛纔縣裏送來的紅封套遞給老殘說：「你瞧，這是貴如夫人原來的賣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辦事周到不周到？」老殘說：「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

人瑞道：「我不對你說，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了姻緣嗎？我爲翠環計，救人須徹，非如此，總不十分妥當。爲你計，亦不吃虧，天下事就該這們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用多話罷，我們肚子餓的，了不得，要吃飯了。」人瑞拉着老殘，翠花拉着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兩對而坐的。這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人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無庸贅述。

却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心裏有點不痛快，想要報復，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凍着，却拏虎皮氍子替人瑞蓋

臆，爲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是個有良心的，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且等將來，再作道理。

次日人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大爺大德成全，慢慢供你的長生祿位牌。』人瑞道：『豈敢！豈敢！』說着，便向老殘道：『昨日三百銀子，是子謹墊出來的，今日我進署替你還帳去，這衣服衾枕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客氣了，想來送錢，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從那裏說起，叫人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謝，再圖補報罷。』說着，人瑞自去縣裏。老殘因翠環的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顛倒一下，換做環翠，却算了一個別號，便雅得多呢。午後命人把他兄弟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襤褸，給了他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

那日人瑞已經縣署要去，老殘正在客店要教環翠認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縣裏王大老爺來了。』霎時，子謹轎子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出堂屋門口，子謹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來接差的，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并閒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承情，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因剛君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子謹又送了幾件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謹慌忙上轎去接。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尊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謹遞上手版，趕到面前請了個安道：『大人辛苦。』白公回了個安，說道：『何必還要接出來，兄弟自然要到貴衙門請安去的。』子謹連稱不敢。河邊搭着茶棚，挂着彩綉，當時讓到茶棚小坐。白公問道：『鐵君走了沒有？』子謹回道：『尙未，因等大人來到，恐有話

說，卑職適纔在鐵公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剛君疑心。」吃了一口茶，縣裏預備的轎子執事早已齊備，白公便坐了轎子，到縣署去，少不得升旗放礮，奏樂開門等事，進得署去，讓在西花廳住。剛弼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進來，就上手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賈一案，如何問法，詳細問了一遍。

剛弼一一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到：「……宮保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此案情形，據卑職看來，已成鐵案，決無疑義。但此魏老，頗有錢文，送卑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處攪亂黑白。聽說有個甚麼賣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送信給宮保的，這個郎中因用了銀子，當時就買了個妓女，還在城外住着，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等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的賊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

白公說：「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斷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無往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穿過，已經是萬幸了。」說罷，又說了些省中的風景閒話，吃過晚飯，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看過兩遍，傳出一張單子去，明天提人。

第二天已牌時分，門口報稱：「人已提得齊備，請大人示下！」——是今天下午後坐堂？還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證已齊，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設三個坐位就是了。」剛弼二君連忙上去請了個安，說：「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審，恐有不妥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那裏的話！兄弟魯鈍，精神照應不到，正望兩兄提挈。」二人也不敢過謙，停刻，堂事已齊，稿簽門上求請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

白公舉了硃筆，第一名先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帶到，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底下答道：「是。」白公問：「今年十幾歲了？」答稱：「十七歲了。」問：「是死者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答稱：「本是嫡堂的

姪兒過房承繼的。」問：「是幾時承繼的？」答稱：「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服，由族中公議入繼成服的。」

白公又問：「縣官相驗的時候，你已經過來了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含殮了沒有？」答稱：「親視含殮的。」問：「死人臨入殮時，臉上是甚麼顏色？」答稱：「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樣。」問：「有青紫斑沒有？」答：「沒有看見。」問：「骨節僵硬不僵硬？」答稱：「并不僵硬。」問：「既不僵硬，曾摸胸口有無熱氣？」答：「有人摸的，說沒有熱氣了。」問：「月餅裏有砒霜，是幾時知道的？」答：「是入殮第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姊姊看出來的。」問：「你姊姊何以知道裏頭有砒霜？」答：「本不知道裏頭有砒霜，因疑心月餅裏有毛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點子，就拿出問人，有人說是砒霜，就找藥店人來細瞧，也說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

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用硃筆一點說：「傳四美齋來。」差人帶上，白公問道：「你叫什麼？你是四美齋的甚麼人？」答稱：「小人叫王輔庭，在四美齋掌櫃。」問：「魏家定做月餅，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問：「餡子是魏家送來的嗎？」答稱：「是。」問：「做二十斤，就將將的，不多不少嗎？」答：「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個。」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是兩種餡子？」答：「一種都是冰糖、芝蔴、核桃仁的。」問：「你們店裏賣的是幾種餡子？」答：「好幾種呢。」問：「有冰糖、芝蔴、核桃仁的沒有？」答：「也有。」問：「你們店裏的餡子比他家的餡子那個好點？」答：「是他家的好點。」問：「好處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聽做月餅的司務說，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們的又香又甜。」白公說：「然則你店裏司務先嘗過的，不覺得有毒嗎？」回稱：「不覺得。」

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將硃筆一點，說：「帶魏謙！」魏謙走上來，連連磕頭說：「大人哪冤枉喲！」白公

說：「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的話，不許你說。」兩旁衙役便大聲嚷的一聲，看官！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凡官府坐堂，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嚇昏了，就以胡亂認罪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却是十八省都是一個傳授。今日魏謙是被告正凶，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唬嚇唬他。閒話休題。

却說白公問魏謙道：「你定做了多少個月餅？」答稱：「二十斤。」問：「你送買家多少斤？」答：「八斤。」問：「還送了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問：「其餘的八斤呢？」答：「自己家裏人吃了。」問：「吃過月餅的人有在這裏的沒有？」答：「家裏人人都分，現在同了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吃月餅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個人跟魏謙來的，都傳上堂來。」

其時跪上一個有年紀的兩個中年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是魏家的一個管事，兩個長工。」白公問道：「你們都吃月餅麼？」同聲答道：「都吃的。」問：「每人吃了幾個，都說出來。」管事的說：「分了四個，吃了兩個，還剩兩個。」長工說：「每人分了兩個，當天都吃完了。」白公問管事的道：「還剩的兩個月餅是幾時又吃的？」答稱：「還沒有喫，就出了這案子，說是月餅有毒，所以就沒敢再喫，留着做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了，在底下呢。」白公說：「很好。」——叫差人——「同他取來。」又說：「魏謙同長工全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砒霜的半個月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提出來！」

霎時，差人帶着管事的，並那兩個月餅，都呈上堂來，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白公一面傳四美齋王輔庭，一面將這兩種月餅詳細對校了，送剛王二公看說：「這兩起月餅，皮色確是一樣，二公以爲何如？」剛王二公皆連忙欠身答應着。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帶上堂，白公將月餅擘開一個交下，叫他驗看，問：「是魏家叫你定

做的不是？」王輔庭仔細看了看，回說：「一點不差，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白公在堂上把那半個破碎月餅仔細看了，對剛弼道：「聖慕兄請仔細看看，這月餅餡子是冰糖、芝蔴、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餡子裏的，自然同別物黏合一氣，你看這砒霜係後加入的，與別物絕不黏合。況四美齋供明只有一種餡子，今日將此兩種餡子細看，除加砒外，確係表裏皆同，既是一樣餡子，別人吃了不死，則魏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若是有湯水之物，還可將毒藥後加入內，月餅之爲物，麵皮乾硬，斷無加入之理。二公以爲何如？」俱欠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餅中既無毒藥，則魏家父女即爲無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結了案。」王子謹即應了一聲。剛弼心中甚爲難過，却也說不出甚麼來，只好隨着也答應了一聲。是白公即吩咐帶上魏謙來說：「本府已審明月餅中實無毒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

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賈幹本是個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設傳他去，不但以前人教導他說的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從那裏教起了。賈幹上得堂來，白公道：「賈幹，你既是承繼了你亡父爲子，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個人怎樣死的，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壞人挑唆你，從實招來，是誰教你誣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賈幹慌忙磕頭，嚇的只格格價抖，帶哭說道：「我不知道都是我姊姊叫我做的，餅裏的砒霜，也是我姊姊看出來告訴我的，其餘概不知道。」白公道：「依你這們說起來，非傳你姊姊到堂，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賈幹只是磕頭。白公大笑道：「你幸而遇見的是我，倘若是個精明強幹的委員，這月餅案子纔了，砒霜案子又該鬧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歡輕易提人家婦女上堂，你回去告訴你姊姊，說本府說的，「這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是誰加進去的，我暫時尚不忙着追究呢；因爲

你家這十三條命，是個大大的疑案，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倒只好暫行緩究了，你的意下如何？」
賈幹連連磕頭道：「聽憑大人天斷。」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結，聽憑替他查案。」臨下去時，又喝道：「你再胡鬧，我就要送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賈幹連說：「不敢，不敢。」下堂去了。

這裏白公對王子謹道：「貴解差人有精細點的吗？」子謹答應：「有個許亮還好。」白公說：「傳上來。」只見下面走上一個差人，四十多歲，尙未留鬚，走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許亮叩頭。」白公道：「差人往齊東村，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有甚麼別樣案情，限一個月報命，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搖攢騙，可要置你於死的。」許亮叩頭道：「不敢。」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交給許亮。白公又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證，無庸取保，全行釋放。」隨手翻案，檢出魏謙寫據兩紙，說：「再傳魏謙上來。」白公道：「魏謙你管事的送來的銀票，你要不要？」魏謙道：「職員沉冤，蒙大人昭雪，所有銀子，聽憑大人發落。」白公道：「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這一千銀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暫且存庫，因為查買家這案，不得不先用。資斧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撫臺，仍舊還你。」魏謙連說：「情願，情願。」當將筆證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道：「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府公文支付。」回頭笑向剛弼道：「聖慕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不敢。」於是擊鼓退堂。

却說這件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住十天半個月，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已經結案，沿路人言嘖。

却說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檻，只聽當中放的一架大自鳴鐘，正鏗鏘的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他似的，王子謹跟了進來，說：「請大人寬衣用飯罷。」白公道：「不忙。」看着剛弼也跟隨進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說。」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是不會錯的。」

只是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花錢呢？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錢。」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臺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不全都是見錢眼開的喇！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有識處，不足爲怪也。」又向子謹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拿我們兩個名片，請鐵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郎中，姓鐵名英，號補殘，是個壯胆男子，學問極其淵博，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慢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剛弼道：「莫非就是省中傳的老殘老殘，就是他嗎？」白公道：「可不是呢。」剛弼道：「聽人傳說，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要保舉，他不要，半夜裏逃走，的就是他嗎？」白公道：「豈敢。閣下還要提他來訊一堂呢？」剛弼紅脹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鹵莽了。此人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子謹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好衣服，好開懷暢飲。」王剛二公退回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恰好老殘也到，先替子謹作了一個揖，然後替白公剛弼各人作了個揖，讓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陪。

老殘道：「如此大案，半個時辰了結，子壽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豈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題目，可要着落在補殘先生身上了。」老殘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的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則宮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白公道：「是了，朱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詔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纔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們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難，請王大老爺先補了我的快班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

說着，飯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也不在這裏麼？爲甚不請過來？」子謹道：「已去請了。」話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補公首坐。」老殘說：「我斷不能占。」讓了一回，仍是老殘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喫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亮去，是個面子，務請老殘辛苦一趟的話，再三敦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慫恿，老殘只好答應。白公又說：「現有魏家的一千銀子，你先取去應用，如其不足，子謹兄可代爲籌畫，不必惜費，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省城裏四百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呢，不如先墊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莊討還，如查不出，我自遠走高飛，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來取，切不可顧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

霎時飯罷，白公立即過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却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下午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裏有個差人許亮求見。」老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個千兒，上前回道：「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縣裏一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請示，還是送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聽用？」老殘道：「銀子還用不着，存在莊上罷。但是這個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的，只是尋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要。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怕是印度草等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個中西大藥房，我去調查一次。你却先到齊東莊去，暗地裏一查，有同洋人往的人，沒有能查出這個毒藥來歷，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許亮道：「小的有個兄弟叫許明，現在帶來，就叫他伺候老爺，有甚麼事，他人頭

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亮朝外招手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打了一個千兒，許亮說：「這是小的兄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揚簾一看，環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見了，各人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拂，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

待到上燈時候，人瑞也回來了，說：「我前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去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個累墜安插一個地方，我脫開身子，好辦事。」人瑞道：「我公館裏房子甚寬綽，你不如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環翠的老媽子不肯跟進省，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雇着老媽子再回來。」一一安排妥貼。環翠少不得將他兄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妹對哭了一番。車子等類，自有許明照料。

次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那知河邊上早有車輛，一輛車子等着，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個女人，拉住環翠，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起早動身，故不會叫得翠花，所有開銷叫黃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夜沒睡，黎明即雇了掛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省，不過過四十里地，一下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箭道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的義務，不必贅述。

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去替他購辦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藥房裏找着一個掌櫃的，細細的考較一番。原來這藥房裏只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裏的熟藥，却沒有生藥。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懂也不懂，知道斷

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納悶，順路去看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飯。說到齊河縣的事，姚公說：「昨晚白子壽到，已見了宮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并說託你去辦，宮保喜歡的了不得，却不曉得你進省來。明天你見宮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就問：「曹州的信，你怎樣對宮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宮保看的，宮保看了，難受了好幾天，說今以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撤他回省來？」雲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有個纔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撫，誰不護短，這宮保已經是難得的了。」老殘點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

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名叫克扯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文學。老殘得意已極，就把這個案子前後情形告訴了克扯斯，并問他是吃的什麼藥。克扯斯想了半天，想不出來，又查了一回書，還是沒有同這個情形相對的，說：「再替你訪問別人罷，我的學問盡於此矣。」老殘聽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無所爲，即收拾行裝，帶着許明赴齊河縣去。因想：「到齊東村，怎樣訪查呢？」趕忙仍舊掣了一個串鈴，買了一個舊藥箱，配好了許多藥材，却叫許明不須同往，都到村裏相遇，作爲不識的樣子。

許明去了，老殘却在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講明包月，每天三錢銀子，又怕車夫漏洩機關，連這個車夫都瞞却。便道：「我要行醫，這縣城裏已經沒甚麼生意了，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車夫說：「這東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鎮叫齊東村，熱鬧得很！每月三八大集，幾十里的人都去趕集，你老去那裏找點生意罷。」老殘道：「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齊東村。

原來這村中一條東西大街，甚爲熱鬧，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殘走了一個來回，見大街兩頭都有客店，東邊有一家店，叫三合興，看去尙覺乾淨，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房內是一個大炕，叫車夫睡一頭，他自己睡一頭。

次日睡到巳初，方纔起來，吃了早飯，搖個串鈴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亂走一回。未刻時候，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有個很大的門樓子，心裏想道：「這總是個大家。」就立住了脚，擎着串鈴儘搖。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問道：「你這先生會治傷科麼？」老殘說：「懂得點子。」那老頭兒便轉身進去了，少停，走出來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就是二門，再進就是大廳，行到耳房裏，見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見了老殘，立起來說：「先生請坐。」老殘認得就是魏謙，却故意問道：「你老貴姓？」魏謙道：「姓魏。先生，你貴姓？」老殘道：「姓金。」魏謙道：「我有個小女，四肢骨節疼痛，有什麼藥可以治得？」老殘道：「不看症，怎麼發藥呢？」魏謙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知會。

少停，裏面說請，魏謙就同了老殘到廳房後面，東廂房裏。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見一個三十餘歲婦人，形容顛顛，倚着個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連喊道：「不要動！好把脈。」魏老兒却讓老殘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老殘把兩手脈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氏將兩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免肚裏嘆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你別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嘆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證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說：「倘若見效，我住三合興店裏，可以來叫我。」說罷，辭了出來。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熟了。

那日，老魏留在後廳喫酒，老殘便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老魏道：「金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許配賈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他有個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賈家全家藥死，却反到縣裏告了我的

女兒謀害的。又遇見了千刀萬刀刺的個姓剛的，一口咬定了，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憐我這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聲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好天爺有眼，撫臺派了個親戚來私訪，就住在南關店裏，訪出我家冤枉，報了撫台，撫台立刻下了公文，叫當堂鬆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台又派了個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人！一個時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吳二浪子那個忘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他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

老殘道：「你們受這們大的屈，爲甚麼不告他呢？」魏老兒說：「官司是好打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拳毆雙拳，拏不住雙，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爺有眼，總有一天報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甚麼？你老聽人說了沒有？」老魏道：「誰知道呢？因爲我們家有個老媽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個挑水的。那一天，買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買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閒話，買家正煮麵吃，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往麵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有點疑惑，後來買家廚房裏讓他吃麵，他就沒敢吃，不到兩個時辰，就噪嚷起來了。王二到底沒敢告訴一個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官嗎？」

老殘隨着嘆息了一番，當時出了魏家，找着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來。

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訴他跟着做見證，一切喫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還給你一百銀子。王二初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着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真，便說道：「事完你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就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個妥當鋪子裏，寫個筆據給我，說：『吳某倒藥水，確係我親見的情願，作個干證，事畢某字號存酬勞銀一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呢？」王二尙有點猶疑，許亮便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倘不願意，就拉倒罷休。」

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取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個十字，打個手摸。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印。許亮又告訴老殘說：「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老殘說：「然則我們進省罷，你先找個眼錢，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着是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

次日，老殘先到齊河縣，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賞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雲翁，請他轉稟宮保，并飭歷城縣派兩個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辦案。

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同按察司街南衙裏張家十信叫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個人？還是有幾個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個，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他爹媽住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案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個證據，鎮不住他。」於是向許亮耳邊說了一番詳細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許亮去後，姚雲松來函云：「宮保酷願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處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書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宮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宮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屋內，老殘作揖坐下。老殘說：「前次有負宮保雅惠，實因有點私事，不得不去，想宮保必能原諒。」宮保說：「前日捧讀大札，不料玉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但目下不敢出爾反爾，似非對君父之道。」老殘說：「救民卽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宮保默然，又談了半點鐘功夫，端茶告退。

却說許亮奉了老殘的擘畫，就到這土倡家，認識了小金子，同嫖共賭，幾日工夫，同吳二擾得水乳交融。初起，許亮輸了四五百銀子給吳二浪子，都是現銀，吳二浪子直擊許亮當做個老土，誰知後來漸漸的被他撈回去。

了。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付了一二百兩現銀，其餘全是欠帳。一日，吳二浪子推牌九，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又輸給許亮二百多兩，帶來的錢早已盡了。當場要錢，吳二浪子說：「再賭一場，一統算帳。」大家不答應說：「你眼前輸的還掙不出，若再輸了，更掙不出。」吳二浪子發急道：「我家裏有的是錢，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取去。」衆人只是搖頭。

許亮出來說道：「吳二哥，我想這們辦法，你幾時能還，我借給你。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你可別誤了我的事。」吳二浪子急於要賭，連忙說：「萬不會誤的。」許亮就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扣去自己贏的二百多，還餘二百多兩。吳二看仍不發還帳，就央告許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過本來，立刻還你。」許亮問：「若翻不過來呢？」二浪說：「明天也一準還你。」許亮說：「口說無憑，除非你立個明天期的期票。」二浪說：「行行行。」當時找了筆，寫了筆據，交給許亮，許亮便又點了五百兩銀子，交給吳二浪子。

吳二還了三百多的前帳，還剩四百多銀子，有錢膽就壯說：「我上去推一莊。」見面連了贏兩條，甚爲得意。那知風頭好，人家都縮了注子，心裏一恨，那牌就倒下霏來了。越推越輸，越輸越氣，不消半個更頭，四百多銀子，又輸得精光。坐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說：「我上去推一莊。」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乾看着別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條掙了個「一點」，賠了個通莊。第二條掙了個「八點」，天門是「地之八」，上下莊是「九點」，又賠了一個通莊。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倒霉。吳二實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許亮：「好哥哥好親哥哥，好親爺，你再借給我二百銀子罷！」許亮又借給他二百銀子。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天上角」，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過牌來，莊家却是一個「斃十」。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喫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掙了個「天杠」通喫。吳二還剩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贏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

也輸光了。

許亮大怒，掣出吳二的筆據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丁，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倒敢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出錢來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幾至用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不顧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贏了去他三位不還，我們衆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寫上保中。」許亮氣極，掣筆就寫一個保，并註明實係正用情借，并非開帳。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霍骰子罷。」一擲是個「七出。」許亮揭過牌來是個「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爸爸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聲，掣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却慢慢的押，嘴裏喊道：「地地地地！」一拍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爺的牌。」原來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筆據抓去，嘴裏還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又有一點多鐘，只好散了。

許亮吳二二人回到小銀子家敲門進去說：「趕緊掣飯來喫，鵝壞了。」小金子房裏有客坐着，就同到小金子房裏去坐，小金子推到許亮臉上說：「大爺今兒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罷。」許亮說：「輸了一千多了。」小金子說：「二爺贏了沒有？」吳二說：「更不用題了。」說着，端上飯來，是一盤魚，一盤羊肉，兩盤素菜，四個碟子，一個火鍋，兩壺酒。許亮說：「今天怎麼這們冷！」小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怕要下雪呢？」

兩人悶酒一替一杯價灌，不知不覺，都有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人叫門，又聽小金子的媽張大腳出去開了門，跟着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屋子囉，你請明兒來罷。」又聽那人嚷道：「放你的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甚麼忘八蛋的客，有胆子的快來，跟三爺捶捶，沒胆子的替我四個爪子一齊望外爬。」聽着就是陶

三胖子的聲音。許亮一聽，氣從上出，就要跳出去。這裏小金子、小銀子姊妹兩個，拼命的抱住。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雲返魂香

却說小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吳二本坐近房門，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偷望外瞧；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酒氣，把上首小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擰，有五六尺高，大踏步進去了。小金子屋裏先來的，那客用袖子掩着臉，嗤溜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脚跟了進去。陶三問：「兩個忘八羔子呢？」張大脚說：「三爺請坐，就來就來。」張大脚連忙跑過來說：「你二位別做聲，這陶三爺是歷城縣裏的都頭，在本縣紅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人惹得起他。你二位可別怪，叫他們姊妹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麼樣？」說着，小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吳二聽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據在他手裏，如何是好？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着说：「小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小銀子呀！爺也賞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謝三爺的賞。」又聽陶三說：「不用謝，這都是今兒晚上，我幾個孫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手裏，許大孫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遠，看爺爺要他們命不要！」這裏許大却向吳二道：「這個東西，實在可惡，但聽說他武藝很高，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我們這口悶氣，咽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樣好呢？」許大說：「我家裏雖有銀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遠水救不着近火。」又聽陶三嘆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伺候三爺，不許到別人屋裏去動一動，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金子道：「不瞞三爺說，我們倆今兒都有客。」只聽陶三爺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擰，光瑯價一聲響，說：「放狗屁！三爺的人，誰敢住？問他有腦袋沒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

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個，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問那兩個孫子，敢來不敢來？」小金子連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輸的銀票，看着更覺難堪。小金子也過來低低的說道：「大爺，二爺，你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姊妹倆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們大，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你們二位都沒有銀子了，讓我們掙兩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你們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小金子道：「大爺別氣，你多抱屈，你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熱被窩去，妹妹來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小金子出了房門，嘴裏還咕嚕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個臊！」許大氣白了臉，默默的坐着歇了一刻，扯過吳二來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縣人，跑到這省裏，受他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不出來，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官兒見不着，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來找二把刀子進來，把他剝掉了，也不過個死，你看好不好？」吳二正在沈吟，只聽對房陶三嚷說：「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案逃得來的個逃凶，爺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個幫凶，誰不知道的，兩個人一路逃得來的囚犯。」許大站起來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說：「我倒有個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瞧你多們癡呀！倘若有好法子，我們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個正凶，你還是個幫凶，難道我還跟我自己過不去嗎？」

吳二想了想，理路倒不錯，加之明天一千銀子，一定要出亂子，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便說道：「我的親哥！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喫了，臉上不發青紫，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詫異道：「我不信，真有這們好的事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買，我快買去。」吳二道：「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窪子裏打生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千萬可別連累了我。」

許亮道：「這個容易。」隨即拏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陶某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吳某，分給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這個憑據，就與你無干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爲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到炕裏邊取出個小皮箱來，開了鎖，拏出個磁瓶子來，口上用蠟封好了的。許亮問：「你在泰山怎樣得的？」

吳二道：「七月裏，我從塾台這條西路上的山，回來從東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個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這是我當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採了一把，回來泡碗水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了。活該有救，這內山石洞裏住了一個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裏走過，見我們哭，他來看說：你老兒什麼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拏去看了，笑了，說：這不是毒藥，名叫「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藥草來罷。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算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頑的，今日正好用着了。」許亮道：「這水靈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毀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道：「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裏，就停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你已試過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沒有青龍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個人，一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正是陶三。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握住，就掙扎逃走，怎禁陶三氣力如牛，那裏掙扎得動。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窩起嘴唇，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來兩三個大漢，將許亮、吳二人都用繩子

縛了陶三押着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稿簽門上，傳出話來：「今日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飯店裏，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拏出來打點了官人，倒也未曾喫苦。

明日早堂，在花廳問案，是個發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人昨夜在土娼張家住宿，因多帶了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稟到堂，求大老爺究辦。」委員問：「許大吳二，你二人爲甚麼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許亮，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百中，已經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省干，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來，原爲緩兵之計，告訴他有種藥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實係許大起意，并有筆據在此。」從懷中取出，呈堂。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便將昨晚的話，一字不改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氣忿話，那也不能就算謀殺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見開恩。」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名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吏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裏呢？」許大從懷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蠟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喫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并全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折開兩處了。

當晚，許亮就拏了藥水來見老殘，老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嘆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內，交給許亮道：「凶器人證俱全，却不怕他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情形，似乎這十三個人，并不是死，仍有復活的法子。那青龍子，我却知道，是個隱士，但行蹤無定，不

易覓尋，你先帶着王二回去，稟知貴上，這案雖經審定，不可上詳。我明天就訪青龍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人救活，豈不更妙？」許亮連連答應着是。

次日，歷城縣將吳二浪子解到齊河縣，許亮同王二兩人作證，自然一堂就訊服了。暫且收監，也不上刑具，靜聽老殘的消息。

却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馱了一個被搭子，喫了早飯，就往泰山東路去行。忽然想到舜井傍邊有個擺命課攤子的招牌，叫「安貧子知命」。此人頗有點來歷，不如先去問他一聲，好在出南門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牽了驢，在板凳上坐下，彼此敘了幾句閒話。老殘就問：「聽聞先生同青龍子是相往來，近來知道他雲游何處嗎？」安貧子道：「噯呀！你要見他嗎？有啥事體？」老殘便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

安貧子說：「大不巧了他昨日在我這裏坐了半天，說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門怕還不到十里路呢。」老殘說：「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甚麼山？」安貧子道：「裏山玄珠洞。他去年住靈巖川，因近來香客漸多，常有到他茅蓬裏的，所以他厭煩，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老殘問：「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安貧子道：「我也沒去過，聽他說，大約五十里路不到點。此去一直向南，過黃芽嘴子，向西到自雪塢，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老殘便起身謝道：「多承指教。」說罷跨上驢子，出了南門，由千佛山腳下往東轉過山坡，竟向南去。

行了二十多里，有個村莊，買了點餅喫，順便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那莊家老說道：「過去不遠，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過了黃芽嘴，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塢，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這路很不好走，會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會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頭七大八小，更有無窮的荊棘，一輩子也走不到的。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殘笑道：「難不成比唐僧取經還難嗎？」莊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殘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簡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還要請教先生，怎樣走就容易，怎樣走就難，務求指示。」

莊家老道：「這山裏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叢了。却又不許有意走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不出來了。我告訴你個訣竅罷，你這位先生頗虛心，我對你講，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

當時拜辭了莊家老，依說走去，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老殘忙進前施了一禮，問道：「道長莫非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樁案情說了一遍。青龍子沈吟了一會，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地講。」

原來這洞裏并無桌椅傢具，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喫了便醉一千日，纔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的炙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泰山坳裏一個人醉死，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處，討得些來，幸兒還有些子在此，大約也敷衍殼用了。」說着，遂從石壁裏取出一個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隨手揀了一個不到一寸高的小瓶子，遞給老殘。

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暗，聞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色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聞的？」老殘恭敬領悟，恐有舛錯，便又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透一點空氣，將此香炙起，也分人體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價熬，終久也是要活的。」

老殘道過謝，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反省，仍不到已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宮保，並說明帶着家眷，親往齊東村去。

宮保說：「寶眷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香治男人須女人炙，治女人炙，所以非帶小妾去，不能應

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尊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閒，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着，又談了片刻，便辭了回來。

當時賞了黃家人幾兩銀子，帶着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住在南關外店裏。隨即到縣裏會着子謹，訴說一切，子謹甚爲歡喜。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太尊的信，叫交還魏謙，魏謙抵死不肯收，聽其自行捐入善堂了。」

老殘說：「前日託許亮帶來的三百銀子，還閣下收到了嗎？」子謹道：「豈但收到，我已經發了財了。宮保聽說這事，專差送來三百兩銀子，我已經收了；過了兩日，黃人瑞又送了代閣下還的三百兩來；後來許亮來，閣下又送三百兩來，共得了三分，豈不是發財嗎？——宮保的一分是萬不能退的，人瑞同閣下的都當奉繳。」

老殘沈吟了一會，說道：「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頗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頗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將此兩款替人瑞再揮一斧罷。」子謹拍掌叫好，說：「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齊東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說：「有了。」立刻叫門差來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辦。

次日，王子謹同老殘坐了兩乘轎子，來到齊東村，早有地保同首事備下了公館。到公館用過午飯，踏勘魏家的棺柩，不遠恰有個小廟，老殘選了廟裏小小兩間房子，命人連夜裱糊，不使透風。次日清晨，將十三口棺柩都起在廟裏，先打開一個長工的棺木看看，果然屍身未壞，然後放心，把十三個屍首全行取出，安放在這兩間房內，焚起返魂香來。不到兩個時辰，俱已有點聲息。老殘調度着，先用溫湯，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

王子謹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殘各事辦畢，方欲回城，這時魏謙已知前日寫信給宮保的，就是老殘；於是魏買兩家都來磕頭，苦苦挽留，兩家各送了三十銀子。老殘絲毫不收，兩家沒法，只好請聽戲罷，派人到省城裏招呼

個大戲班子來，並招呼北柱樓的廚子來，預備留老殘過年，那知次日半夜裏，老殘即溜回齊河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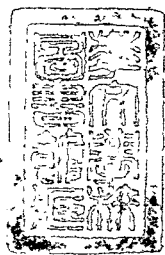
老殘回到縣城，不過天色微明，不便往縣署裏去，先到自己住的店裏來看環翠把堂門推開，見許明的老婆睡在外面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枕着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吃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却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裏家人正搬行李裝車，是遠處來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住閒看，只見一人出來吩咐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德慧生兄從那裏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樣在此地？』老殘便將以上二十卷書述了一遍，又問：『慧兄何往？』德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事，我送家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如何？』

慧生允諾。

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知魏家一案，官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還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便派人送翠花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妻送翠花進省去，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環翠的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妻，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

却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喜，拆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再版

標點式
老殘遊記

標點者 李 菊 廔

校閱者 張 繼 良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